平書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平書

(二)

秦篤輝著

平書卷五

經學篇上

朱竹垞經義考引尚書考靈曜逸文。春夏民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民欲晏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矣。按此深合敬授人時之旨。孔傳遺疏寅賓、寅餞。專屬義和。此言教民賓之餞之。下文東作西成。俱有根矣。

父爲子隱。堯以丹朱爲囂訟。何也。曰。隱者。一己之至情也。不隱者。天下之公義也。

績用弗成。孔疏。祭法以鯀鄣洪水。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按此極平允。蔡傳不采。昧甚。

後漢書。鄭興謂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

蔡蒙旅平。錢氏時曰。旅平。水患既退。行旅往來皆安平。無險阻也。荆岐既旅亦同。獨言於梁雍二州者。九州惟二州山最多最險。尤爲利害。水平而行旅可以往來。所以特書也。專言山。則平夷之路可知。梁舉蔡蒙。雍舉荆岐二州。可以概見。非止謂四山也。九山刊旅。刊去林木。行旅可通。九山則舉九州之山概言之也。按此實勝以旅爲祭之說。若祭。當徧及山川。不當獨舉山而遺川。又不當獨舉蔡蒙荆岐也。詩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即旅平之謂也。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即刊旅之謂也。

漢孔衍安國孫疏。安國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

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按衍所論。則古文尚書。實安國以今文改之。猶言譯釋耳。以孫言祖爲至親切。後世何疑古文之甚耶。又家語係安國所撰。則以爲王肅僞造者。亦不然也。

漢書儒林傳。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讀說文。恭增師說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延功君說堯典篇目兩字十萬餘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餘言。按說經辭費如此。得無嚴光貿棻求益之譏耶。

陟方乃死。宋錢時融堂書解。魂氣升於天之謂也。謂之陟方者。殆以明雖死而未嘗死也。此惟覺者知之。未覺不惟不知。亦不信。

女作士。蔡傳以爾爲士師之官。按士爲刑官之長。即周之大司寇。士師乃其屬官。蔡氏誤以士當之。其荒唐如此。無怪後來時文家之沿訛也。

商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足食足兵。民信之說也。春秋繁露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說也。

庸蜀羌髳。見於牧誓。是蜀之通中國舊矣。侈者、乃有秦武王五丁開山之說。

微子之命。不作懲創之辭。信其德者深也。

書文義有相屬者。有不相屬者。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後世不難加以穿鑿。恐非其本意也。

宋葛洪涉史隨筆。虞書所謂肆赦者。爲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爲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普赦之文也。按此最深明經義。

孔子曰赦小過可見大罪不赦矣蜀志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唐書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不欲數赦此論眞宜補入書傳

慨如調飢楊用脩曰韓詩作慨如朝飢焦氏易林俩如旦飢語意甚合按楚詞天問而快朝飽快莫如朝飽則慨莫如朝飢對觀更顯

無感我帨兮塵史婦人服飾獨言帨者按內則注云帨、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王漁洋曰徐太室徑定野有死麕爲淫詩甚有理按詩明言有女如玉明言無感我帨是乃拒淫之詞昭然揭白何反以淫誣之朱傳淫詩之說方如狂瀾而不可挽其未指爲淫者復揚其波而汚之誠何心哉

騶虞凡三解白虎黑文毛傳之說也淮南道應訓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是皆以爲獸矣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廐騶是騶乃掌御之官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虞人是皆以爲官矣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是又以爲囿官矣三說皆出於漢惟以騶爲囿無他證據

陟彼岵兮。爾雅、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岐。劉公嘉話拾遺。施士丐云。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怙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朱傳想從施說。然未見其確也。如以無草木之岵比無父。何怙下明言父曰嗟予子。實有父矣。愈覺牽彊不通。何取而易歷代相傳之古訓乎。新唐書曰。士丐傳春秋傳。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斯言眞說經者之藥石也。

天天是椓。楊用脩曰。漢張衡傳引之云。利方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良爲有理。今本作天。恐係誤字。

吳禮部詩話。師道傳衞武公抑戒賓筵二詩。極言荒湛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歸。至於喪亂回遹等語。皆所不諱。蓋所以致其警戒之切爾。舊序之言爲是。

奚斯所作古今註。謂作新廟經文甚明。揚子雲、班孟堅、顏魯公、皆誤。謂作頌。太史公謂正考父作商頌。亦誤。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鄭箋。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孔疏。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朱傳。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立焉。按以上諸說。子皆指契

而言。謂有娀氏女簡狄所生之子契也。契爲簡狄所生。簡狄爲嚳妃。則契爲嚳之子無疑。至帝立子生商。語意猶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云爾。乃陳氏兆崙（星齋）別創一說。子、女也。有娀之國。於此時而方大。是以帝立其女生契而封於商也。史稱有娀氏女簡狄。爲帝嚳妃。吞燕卵而生契。今此詩言禹平水土之時。有娀方大。通於中國。則立子生商。當在帝舜之時。魯語展禽曰。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以舜爲契所自出。與詩言脗合。則史記不足信矣。陳氏直以契爲舜子。殊足駭人聽聞。果如所說。此事關係甚大。不應經傳別無明文。而獨見於魯語展禽一言。舜有契之聖子。乃不傳契。而傳禹乎。天下朝覲謳歌訟獄者。何竟舍契而之禹也。孟子於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津津言之。而顧概斥之曰。舜之子。亦不肖乎。大戴禮記繫篇。帝嚳帝堯之女。謂之女匽。註者以娀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地理志陳倉有舜妻育冢祠。山海經。舜娶葵（一作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夫二女之外。加匽、育、葵比。不經見者諸書猶紀之。舜果立有娀女爲妃。且又生契。而顧遺之乎。陳所據者。魯語一言。考韋氏昭魯語註。舜當作嚳。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是韋氏據祭法正魯語。而舜字爲嚳之訛。已爲鐵案不移。豈陳氏未覩韋註。或故隱其說。以逞奇談與。此恐結千古莫解之疑。故詳辨之。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詩意明謂禹敷下土之時。幅隕既長。而有娀亦大。帝乃立其所出之子契而生商。將自古訓大。子自古指契。陳氏誤讀經文。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始通於中國。因以子訓有娀之女。可謂顛倒陰陽矣。至敍禹敷下土。謂契母家有娀之國。於此始大。蓋契

之生久矣。非謂始生於禹治水之時。遂臆斷其爲舜子也。

黃東發曰。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來。注者去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可據。按此譏朱子之廢序傳詩也。由此推之。凡宋人廢絀先儒。自我作古之說。果盡可信乎。若黃氏者。可謂不黨矣。黃氏乃朱再傳之門人。其言易。不信邵之圖說。言大學。不信朱之補傳。眞晦翁幹蠱門人。

池北偶談。升庵引朱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朱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終有不自安於心者乎。王漁洋又曰。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謬。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尤爲可笑。又曰。程伊川云。小序是當時國史作。不然。雖孔子不知。朱晦翁事事推尊伊川。獨詩傳力反其說。大不可解。

春秋隱公三年。經文明書尹氏卒。而左傳乃作君氏。則公穀作尹氏。爲天子之大夫者。得之矣。然則左傳豈可全據。而詆公穀哉。但胡傳卽以爲詩所刺之尹氏。恐亦未確。幽王之亂。豈尹氏猶得完然於東遷之後乎。或曰。襄公二十六年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可爲君氏屬夫人之證。然君夫人氏四字。連綴成文。固不若君氏之簡嫿也。且舍經之尹。從傳之君。有不卽人心者矣。

筮短龜長。楊用脩曰。杜氏此註最謬。卜人蓋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卽立驪姬一事而言。非謂筮龜有所短長也。

繞朝贈之以策。楊用脩曰。策、書策也。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卽策文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按服虔已訓策爲書策。

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傳以爲季子讓國致亂。春秋貶之。夫讓、美德也。公子光之弑僚。所不及料也。奈何以致亂坐之。蓋季非嫡子。應得國之人。則其讓屬正理。孔子嘗稱之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又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而謂作春秋於其來聘與讓國無干之事。忽斥其生平名而貶之。吾不信也。穀梁所謂成尊於上者。是也。

昭公五年。左傳既載叔孫穆子因夢牛而寵之。以致於禍。後又載穆子之生莊叔。筮之卜楚邱斷其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此兆穆子獨不聞之乎。聞之而寵牛乎。若穆子不聞。左氏又於何聞之乎。由此推之。左氏之言禍福。率以己意增飾。不足信者多矣。讀者但節取其理。爲戒可耳。

人皆謂楚大夫僭稱公。然齊有棠公。見左襄二十五年傳。是非大夫僭稱者乎。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魯昭二十五禘于襄公。萬者二八。繹十六人。其衆舞于季氏。則用六十四人。按俗本左傳二八字誤入字。必無此理。當以此正之。

列子載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

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蓋所謂兩可之辭如此。荀子宥坐篇。說苑指武篇。俱載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始誅篇載子產誅史何。何卽析耶。抑別一人耶。春秋左氏傳。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註。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刑書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謂之竹刑。如此。則鄧析宜誅矣。與傳後所云不合。杜說非是。）君子謂子然（卽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據傳。則鄧析爲善。而駟歂攘之。而殺析者歂。非子產也。大叔代子產爲政。駟歂、駟乞之子。又代大叔事。經再傳矣。漢志載鄧析子一卷。論者謂其說在申韓黃老之間。大旨爲勢統於尊、事覈於實。則與操兩可之說以難政者。又正相反矣。

無別之禍。未有過於春秋者也。懷嬴、秦穆之女也。既妻子圉。復媵重耳。而重耳亦甘受之。獨不思其爲姪婦且甥女乎。（懷嬴之號。必懷公被殺議謚之後國人所加。不然。亦必左氏取而號之。重耳顧名思義。能不赧然。由此推之。吳孟子之號。陳大士謂爲國人所加。其說信然。）鄭文羋。楚子之妹也。以伐宋過鄭。取鄭二姬。歸二姬、羋所生也。獨不思爲甥女乎。其他若齊人強昭伯通宣姜。皆彰明爲之。近於無愧。不知恥之甚者。至於闇昧之姦。又不可勝述矣。

申包胥救楚。戰國策作梦胃勃蘇。

疑古文尚書者多矣。而以劉歆兩言斷之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庸過而立之。疑左傳者多矣。而以程子一言斷之曰。信其可信。

後漢書鄭元傳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按凡以後學攻前人者。未有不深入其室者也。亦未有不以矛刺盾者也。但視心之公私。理之是非耳。若避此嫌。甘使經義不明。又豈有當乎。

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

公羊傳。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註亦同。是自高四傳其元孫壽所作。今觀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則爲壽所傳無疑。穀梁傳。楊士勛疏謂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所自作。而徐彥作公羊傳疏。謂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今觀傳中有穀梁子曰。則爲後人所傳。但其淵源必出子夏耳。或謂公穀皆漢文。恐亦不然。漢儒謂左氏先著竹帛。爲古經。理或然與。

鍾伯敬謂穀梁載桓公之言曰。同非吾子。左傳又云。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因憶焦氏易林有云。三夫共妻。莫適爲夫。子無名氏。翁不可知。不覺失笑。按同非吾子云云。出公羊。非穀梁也。公羊謂公諡之。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正姜氏譖公之辭。不得據爲事實。而疑同非桓子也。子同生。朱子辨之已詳。此說歧而又歧矣。

伊川春秋傳序。游夏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按不能贊一詞。不過謂聖人筆則筆。削則

削一字之嚴。不可假易。雖以游夏之賢。不能贊助。極形筆削之當耳。非痛抑游夏。謂其不足與於斯也。不然。春秋屬商。夫子已明言之矣。又作何說乎。大抵道學家心氣過高。往往卑視諸賢。其論古也。每失之不平。其論今也。每失之不允。祇可籠絡耳食之人。不能欺蔽心得之士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謂人於賢者當然耳。蓋賢者嚴氣正性。既患其不狎。狎矣而又必敬。敬斯畏矣。而又必愛也。

伯邑考。他書謂文王長子。據檀弓引爲舍孫立子之證。則係文王長孫也。註家仍指爲長子。則與本文不順。他書謂微仲爲微子之弟。檀弓謂爲庶子。亦與諸說不合。此皆可備參考。

曲洧舊聞。王介甫初侍經筵。上欲令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倉卒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按介甫深於經學。卒誤天下。言不可據如此。其謂禮記駁雜。置而不講。亦非也。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卽曾子得正而斃之旨。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然則子思爲伯魚之庶子與。

曾子責子夏之過三。俱在疑似之間。聖門規過之切如此。而子夏可責祇此數事。復受責不辭。生平制行之高。亦可見矣。

宋儒專稱曾子。而檀弓載子游有子勝於曾子者不一。可見於諸賢大作軒輊者。皆後儒門戶之見。其實

不然也。
子夏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此聖賢所以爲聖賢也。
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金仁山謂必夏之中葉。禹宜奉舜祀。其後以天下爲家。始自祖其祖。郊特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鄭康成註以三桓指季友之殺叔牙與慶父。陳氏宗之。明管登之謂必三桓受誅於魯君。但文獻失考耳。按孔子云。三桓之子孫微矣。諸書所載。春秋以後。不及三桓一語。費惠公必另一小侯。與季氏無涉。若季友殺叔牙慶父。以桓殺桓。不當統云三桓。管氏之見良允。
禮記載成王襁褓之說。先儒多疑之。方望溪據金縢王與諸大夫盡弁一語斷之。及閱竹書紀年。成王之立已冠。尤見金縢有據。而禮記可疑。但方氏謂劉歆所竄亂。以助王莽居攝之篡。然實誼疏已有成王幼在襁褓之中一言。豈始于劉歆耶。大抵漢初已有是說。而古事之難質斷如此類者多矣。
禮記曾子問。亦漢儒假託之詞也。孔子沒在季康子前。何得康子之諡而稱之。與緇衣子曰內引葉公之顧命同一破綻。
大傳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乃文王未嘗有及身稱王確據。凡稱王者。皆追尊之詞。而鄭康成註必曰文王、稱王早矣。于殷猶爲諸侯。夫既爲諸侯。猶必謂稱王早何耶。且泰誓祇稱文考。不曰文王。尤未嘗稱王之證也。其曰文王受命中身者。蓋指天命歸周言。豈爲稱王之據哉。

吳昌宗四書經傳集證禮經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乃引易經緯書之言坊記亦漢儒之書觀其引子云又錯出論語曰可見

情欲信辭欲巧鄭註巧謂順而說也孔疏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于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按鄭孔之解自確王氏梁執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說謂此決非孔子之言陳氏集說遂謂巧當作攷謂稽攷古道悍然改經已忘卻情欲信一言矣情不信而求辭巧則鮮矣仁情信而辭不巧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孔子脩春秋其情可謂信矣六鷁退飛過宋都隕石于宋五辭可不謂巧乎推之六經之詞皆巧也孔子謂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卽巧之則也不知此而北宋以後之文無怪其皆流于語錄矣

濟邱劄記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小戴緝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自來者也班固採入史

後人之尊宋儒抑漢儒至矣而不能不以禮記爲經亦知禮記實多漢儒之文耶則漢儒已託乎至尊矣豈宋儒所可掩哉

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咸註、大咸、咸池、堯樂也路史堯作大章之樂禮記註亦同豈堯有二樂耶抑一樂二名耶禮記謂咸池黃帝之樂

邢昺孝經疏謂孔子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眞枉見也焉有自著名之爲經者乎有自著直稱子曰者乎夫子于門人名而不字有稱曾子者乎假立之說尤屬不通其爲朱子門人紀述無疑

矣。注疏多闇。諸如此類。

南平世家。漢田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之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如此足矣。

魏志。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按經術非爲取青紫計。然以此取之。固勝于他。但有要焉。曰正心術耳。心術不正。則所謂明經術者。皆邪慝也。

顏氏家訓。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事務。殆無一可。又云。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麤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卽能通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用。以此得勝。庸有益乎。光陰可惜。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按此可爲得讀經之要法。

唐書。開元中。祭酒楊瑒上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新唐書楊瑒傳。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家學。按此關經學甚鉅。夫舍大義而專務難知。是驅經術於小巧無益之途。而壞人材不小矣。

宋陳師錫（字伯脩）奏徽宗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

孔子之後。伯魚子思。世濟其美。子上之曾孫子高名穿。平原君稱其理勝於辭。子高之孫子魚名鮒。避秦禍。藏書於壁。陳勝尊以博士。爲太師。（見孔叢子。）皆大儒也。漢有子國。名安國。唐有沖遠。名穎達。闡明經學。作爲注疏。是爲孔子之家傳眞學。後儒每以無稽之談。結爲死黨。掩出二孔之上。豈不枉哉。

唐書載孔穎達直諫。宋史載宋眞宗得天書。以問孫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其忠過王旦遠矣。孔氏爲九經正義。孫爲孟子音義。此眞無愧于經學者。至孫氏孟子疏。先儒多譏其僞。雖其中亦有可取。不逮諸疏遠矣。必非孫氏作也。

范甯謂王衍、何晏、清談之罪。深于桀紂。王伯厚曾辨其誣。閻百詩潛邱劄記猶沿范氏之謬。

歐陽永叔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謂正義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云云。其論似正。實亦不盡然者。緯書固多駁雜附會之言。然其粹語亦多。縱不出于孔子。未必非自古所傳。前人論之詳矣。卽如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此易緯文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此孝經緯文也。子之於母。絕少分甘。此孝經援神契文也。是皆千古名言。不減于六經者。可盡廢乎。且緯書通卦驗有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儒引之。作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今禮記經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實易緯之言也。然則緯書不獨載諸注疏。並儼然列于經文。欲刪注疏。將幷經文而刪之乎。是其勢有所不能行矣。況歐公特借刪緯爲名。而

其劄子前云殘編斷簡出于屋壁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是白經文以至漢儒皆全斥之不知尚書及他經縱有斷簡周易固完然無恙也歐氏不信十翼爲孔子作謂係易師附益之言並不信有河出圖洛出書之事是並論語而疑之充歐氏之類舉凡聖人之經無一可信又何論緯書更何論漢儒自歐氏一倡此論王介甫乃敢于作新義鄭樵遂謂漢儒之禍經烈于秦火而南宋後異說蠭起注疏竟束之高閣舉孔子以來一脈相傳之經學至宋蕩廢殆盡豈非歐陽氏一言階之厲哉但孔沖遠諸儒作正義筆太煩冗且所駁之義往往有勝于所取者然終賴其廣收博采傳示後人誠經學之淵海也得一明者擇而出之以爲標準而附以唐宋後諸儒精粹之論汾爲一書則盛事矣

後人說經只知專宗朱子凡與異者皆不敢取而不知非朱子意也朱子論科舉有曰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朱子重註疏如此果依其法何經之不可明蓋朱子一家說經之言雖優于諸儒不能盡經之蘊悉有是而無非者勢也無奈後儒以私心奉之其故大約有四獻註疏之舊而喜朱說之新一也憚註疏之煩而樂朱說之簡二也愛附朱子理學之大名遂忘孔子相傳之本義三也藉以圖科舉有明知其非故昧而從之者四也朱子所學之正首在于惡功利而後人專以其書爲功利豈朱子之所及料哉

明太祖定科舉之制原係漢唐註疏與宋儒之書並列學宮無所偏主（詳朱竹垞經義考）後永樂纂國使胡廣纂諸經大全廣惟最諂諛因朱子爲永樂國姓遂闢漢唐諸儒衆說專以朱子爲宗顧亭林諸人所謂大全

乃至、不全之書也。廣原名靖。與周是脩、解縉等約死建文之亂。是脩子謂胡叔能死亦大佳事。是脩聞靖問家人云。曾飼豬否。笑曰。一豬尚不能捨。肯捨命乎。後與縉子約婚。因縉得罪。遂欲背婚。蓋反覆之小人。無過于廣者。尤展成看鑑偶評云。永樂時胡廣爲人佞巧。或投以詩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可發一笑矣。今諸經經朱彝尊、毛奇齡等辨正。我朝欽定各經。破除門戶。皆得正宗。且頒十三經註疏于學宮。俾士子講習。美矣盛矣。惟四書俗講。猶沿胡廣大全之誤。蒙蔽學者耳目。夫孔子最惡鄉原鄙夫。而永樂卽以鄉原鄙夫之尤如胡廣者。提舉經學。流毒後世。吁、可歎也。

紀文達公曰。易之象數。詩之小序。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分明。宋儒曰。漢以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果有是理哉。

或曰、漢宋之說紛紛。若持其平。五經當主註疏。四書當主朱註。曰、五經之與四書。果若是歧乎。四書者、五經之鈐轄也。故必通五經。然後可通四書焉。謂五經則有是有非。四書則有是無非之理。今試約舉之。五十以學易。明指易爲日用之理。朱子本義專主卜筮。及雜入邵氏圖說。諸條不可混入矣。書云孝乎惟孝爲句。朱註書云孝乎爲句。不可宗矣。思無邪。決無淫詩。朱集傳諸說不可雜入矣。九合、指桓公九次會合諸侯。朱註改作糾合。非矣。大學宜確宗古本。註疏今本謬矣。凡此皆與五經切相比附。安得謂四書有是無非乎。持平而論。五經四書。漢宋皆有得失。惟擇其是者宗之。勿執成見。不分黨與。一以經文本義爲主。

兼取漢宋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宋儒功專在四書。其于五經。固多疏略。觀程子謂論語孟子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朱子謂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其然豈其然乎。

蔡聞之跋漢書匡衡傳贊曰。明季多尊漢儒。而薄宋儒。不知漢儒重在講解。宋儒重在操履。則程朱之澤較宏也。夫漢儒之操履。如諸葛孔明、賈長沙、董江都、黃叔度、鄭康成、管幼安。若而人豈在宋儒之下。必以匡衡、張禹輩槩漢儒無操履。專以講解抑之。不知宋儒並匡張不如者多多矣。此皆門戶私見。豈公論哉。

說經之妙。全在虛而與之委蛇。朱子謂解書不可謂孔孟已往。不會說話。一任己見說將去。朱子解經入妙處。深得此祕。故每使口吻如生。然猶憾其尚多任己見處。

孔子之道大矣。後儒各以所見說之。猶管之窺天。蠡之測海也。謂天海不廢管蠡則可。謂管蠡能盡天海則不可。況屈天海以從管蠡乎。

唐以前之說經也博。其失在穿鑿。宋以後之說經也精。而其失在武斷。

自漢以後。儒者每涉于老。自宋以後。儒者每涉于禪。凡事莫樂于衆見。亦莫危于衆見。古今學術之受攻最甚者。皆其宗仰最甚者也。

司馬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吾亦曰。道、猶器也。一二人傳之。不若衆人傳之。其知者廣也。

孔子、幹也。七十二子、子思、孟子、枝也。漢宋諸儒、葉也。諸家之文、則華也。葉與花。足以榮枝幹。亦足以掩枝幹。後人知有諸儒。而忘孔子及七十二子。是守花葉而忘枝幹也。

經字無文義可通者。亦當闕其疑。有文義可通。但以我之意見改之。安知我是而經獨非乎。豈孔子闕疑愼言之教乎。經書中曰衍文。曰誤字。曰錯簡。施之無文法可通者則可。若憑我之私見。曰衍、曰誤、曰錯、安知己所改之非衍、非誤、非錯乎。

古人有古人文法。後人有後人文法。大抵古人之文多奧。似詰屈不可通。其中精蘊實深。後人之文甚明。每直瀉無所蓄。其中意味實淺。自宋以來。每以後人之法。解古人之文。詘詘焉以爲獨得也。亦弗思甚矣。東周以來。何孔子之少。北宋以後。何孔子之多。

宋賢事彙。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因著論以爲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興。康節先生見之。怒曰。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後生輒譏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不敢妄論。按宋儒議論最苛。于聖門七十二賢。顏曾閔冉數子外。無不遭其深文詆訶。幾于喪心病狂者所爲。程伊川嘗謂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此論最允。夫待今人。且不宜苛刻妄詆。況古之賢人乎。然伊川亦行不掩言者也。閱康節之論。感而書此。

講學易流于爲人。考據實純乎爲己。講學有弊。考據無弊。考據實兼注疏講學之長。而無其偏黨門戶滯泥空疎之習。第廣狹醇駁。究存乎人之自取。不可假也。

秦皇焚經而人道闕。隋皇焚緯而天道荒。

御史臺記。太學博士姓張。昌宗之族叔。精五經。懵於時事。夫五經而懵。豈經使然哉。亦不精之過耳。

讀書尤貴知所擇。能知所擇。則會而通之。雖稗官野史。佛乘道藏。未必無益也。不知所擇。則拘而泥之。雖聖經賢傳。漢箋宋註。未必無損也。

元文宗至順元年。封顏子爲復聖。曾子爲宗聖。子思爲述聖。孟子爲亞聖。復蓋取諸易繫詞不遠復。顏氏之子。其庶幾乎之義。宗聖蓋取韓昌黎惟曾子得其宗之義。述聖蓋取中庸子述之義。亞聖蓋取趙岐孟子題詞命世亞聖之才義。

四部代積。茫如煙海。新說漫出。古義寖微。

本朝四庫。收羅數倍前代。分應刻、應抄、存目、三等。大抵發明古義者多取之。自出新裁者多黜之。亦不得已之砥柱也。

宋儒說經。好爲新解。妄斥漢儒。朱子卻不甚非薄鄭康成。

李石曰。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康成像。見其所誤。輒呼叱之。果如此。宜弼之夭矣。人傳郝京山著九經解。亦刻朱晦翁像。遇正其誤。輒以筆擊之。此謬言也。後人正先儒之誤。公也。詆斥則惡矣。仲輿之明。必不爲也。且九經解具在。亦未嘗專于駁朱。

世傳郝京山著論語解。多易朱註。忽地裂。有物啓視。則朱子註第幾次不用之稿。與郝說同。無論荒唐不

經。卽朱果前後有數稿。後勝于前者固多。前勝于後者。正復不少。卽諸家詩文皆然。姑以此破拘墟之見。朱子傳易。冠先天圖。袁機仲、林黃中爭之。傳詩廢小序。呂成公爭之。宗無極。陸文安爭之。然萬世之公論。不以朱爲是也。是故事以合聽而明。

呂成公。宋儒之最平允者也。朱子廢小序說詩。成公力爭之。成公卒。朱子轉激而爲詩傳。改大學。訂論語。刪孝經。而成公不及見矣。成公卒。朱曰。齋了許多鶻突道理去了。至今觀之。成公之鶻突。猶或少也。

澗泉日記。朱先生懲談高說妙之弊。只教人讀書。尋義理爲學。其尋行數墨。又拘拘以論說爲學。其弊反不足以成己教人。豈非難事。按數語平允。無南宋人捫槃習氣。又曰。朱元晦強辯自立處。亦有膽略。

世人以程朱並稱。其實程優于朱遠甚。伯淳天分極優。惜早世。未克大成。正叔與周茂叔游。太極圖終身不挂口。與邵堯夫游。先天圖終身不挂口。可見確有定見。不爲異說所惑。說詩宗小序。說大學宗古本。亦無不知妄作之弊。皆非朱所及也。揆諸聖門。已到可與立境候。惜未能權以化其拘耳。

時中之說。出于孔子。時措之說。出于子思。時勢之說。出于孟子。拘儒乃不審時度勢。而一斷之于理。夫理之義。取于玉文。順其玉之文。斯爲理。逆其玉之文。斯非理。然則理卽時之順、勢之順者而已。違時逆勢。卽非理矣。堯舜有揖讓之時勢。因而揖讓。理也。湯武有征誅之時勢。因而征誅。理也。易之斯非理矣。至于殺身成仁之事。似乎違時逆勢。乃全一己之節。亦理也。若治天下而不因時勢。皆非理也。後世之理學。其非理亦多多矣。國不可建。而必欲建之。田不可井。而必欲井之。古禮古樂。必不可復。而必欲復之。皆非理也。

聖賢所重者躬行文義淺焉者也。後儒于十三經文義淺淺者尙多失其句讀。侈然以聖人自命。蚩蚩者亦以聖人奉之。蒙所大不解也。

朱元晦一生論人之刻。其深文周內。千古人物。被其鍛鍊。幾無完膚。似乎剛者。乃遇一救趙汝愚事。便心寒氣餒。藏頭縮頸而不爲。剛者果如是乎。

宗陸象山主靜之說者。每墮入禪寂。然象山非禪寂也。宗王陽明良知之說者。每流入猖狂。然陽明非猖狂也。且如劉忠節宗周、孫徵君奇逢、鹿忠節善繼、湯文正斌、皆當代眞儒。實宗陸、王之學者。又何可以流弊歸咎于陸、王乎。而自宋方回、留夢炎、以後。鄉原鄙夫。窮凶極惡。無非自命宗程、朱者。豈可以此罪程、朱乎。願持門戶之見者。分別觀之。核實論之。斯允矣。

孔子謂言豈一端。亦各有所當也。聖賢教人隨事而發。初無一定宗旨。令人舉一廢百。良知自孟子之一說。其實開導多方。不勝枚舉。王陽明必執此一說。以標宗旨。偏執可笑。然攻之者。必謂其爲異端。亦偏也。總之。講學家多客氣、假名義。道德之名。以行其克伐怨欲之實。固深可戒耳。講學最不可標宗旨。萬不得已。宗孔門忠恕二字。最爲無弊。又不如愼獨二字。尤爲不言躬行萬全無弊也。

朱元晦之學。似實而虛。陸象山之學。似虛而實。學元晦者。知十行每不逮其一。學象山者。行每與知合。故陽明起而知行合一。孫徵君鍾元、湯文正斌皆宗陽明者也。詆陸、王者。試平心思之。

池北偶談。王文成公爲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中開史館。秉筆者訾謷太甚。亡友

集文敏方孺時爲總裁。予與之辯論。反復至于再四。二十二年四月。湯侍讀荆峴斌對上以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判然各別。人得而辨之。惟客氣則附乎正氣以行。其邪氣人不得而辨之。聖賢之學。在培正氣。以除客氣。故曰。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故曰。無克伐怨欲。無意必固我。自宋儒道學道統之說興。則每以客氣爲正氣。至附道學爲門戶以相爭者。則統乎客氣矣。

孔子之道在明。而後儒多闇。孔子之道在誠。而後儒多詐。孔子之道在恕。而後儒多刻。孔子之道在改過。而後儒多怙過。孔子之道在時中。而後儒多不中。孔子之道在述而不作。而後儒多無知妄作。孔子之道在無意必固我。而後儒多克伐怨欲。孔子以戒懼愼獨爲敬。而後儒以主一無適爲敬。吾不知之矣。

世有大患三。曰謬、曰拘、曰妄。孔孟之教。正其謬。化其拘。挽其妄。在博文約禮主敬博文故達。達故不謬。約禮故中。中故不拘。主敬故謙。謙故不妄。後世自詡孔孟者。以謬益謬。以拘益拘。以妄益妄。

古今莊勸學者。誘以道德之精微。此爲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今之學。不過爲利而勸。爲名而脩。因其所爲而引之。則易入而易進。齊顏之推家訓曰。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韓退之爲其姪符作讀書城南詩云。金璧雖

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卽有餘。是二說者。最得其要。按此說固然。終當以正心術、化氣質、通時務爲讀書之本。上性無論。卽中下之受益。較名利不可同年而語矣。

古今第一妄人爲呂留良。伊生七年而明亡。與明原無君臣之義。不可解之節。旣入本朝。甘爲逸民。亦無不可。乃應試入學。是爲本朝臣子矣。復爲日記。醜詆本朝。以致剖棺焚尸。覆宗絕祀。謂非膏火自煎者哉。其所著書。惟批選時文。藉以講學。其所宗仰。惟朱考亭。于六經亦不知爲何物。惟知有四書。自漢唐諸儒之說。一無所覩。閻百詩嘗笑呂晚邨四書集註外。不知更有何書。實深中其孤陋之病。夜郎自大。天蓋名樓。天蓋者、謂不履本朝之土也。其樓果不著土而成。倚天而立者哉。妄而極愚。亦已甚矣。悍然自命爲考亭以後一人。以道統自命。其無知之門徒。黏鰍逐穢。將其說纂爲天蓋樓語錄。專以攻陸子靜、王陽明爲事。其說之偏駁矯誣。不可枚舉。亦無足論。今試取二公之實行。與留良較之。子靜一生篤行。事君誠敬。荊門軍德政。彪炳史册。陽明攻劉瑾。平宸濠。有大功于時。留良居下訕上。犯義干名。是陸王忠留良不忠矣。子靜陽明守身行道。百世流芳。其父母長有餘榮。留良覆宗絕祀。永載刑書。是陸王孝留良不孝矣。不忠不孝。尙何學之講。何道之任。況以不忠不孝之人。極力攻大忠大孝之人。滅絕天理。宜乎其遭天誅也。夫彼蚍蜉之撼。何損大賢。徒自禍耳。不可深爲妄人之戒哉。至其以時文講道。尤屬可笑。斯道首戒功利。時文乃功利之尤者。摭拾浮詞。附會讕說。拾火寒冰。事同兒戲。又不足責矣。

平書卷六

經學篇下

道光丙戌十月。寓漢皐怡雲樓。讀李穆堂先生集一遍。深服其經術文章。卓然彪炳。所學大抵宗陸子靜、王陽明。因是與朱子議論牴牾。予嘗憾宗朱者門戶之私太甚。哆口斥陸王爲異端。于穆堂則所憾又異矣。因世儒之攻陸王。激而護之。猶可言也。因世儒之袒朱子。槩爲斥之。不亦偏乎。學者讀書。務空成見。惟其是者宗之。非者辨之。而爲棄短而取長。不爲矯枉而過正。惜乎以穆堂之明。尚未免以偏易偏也。余特撮舉其原文大要。而附識管見于各條之後。此惟期于心得有裨益。毫非爲門戶起見也。

原學

學主于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

學自以兼知行爲允。若謂專就行。不就知言。大學何以言致知。子夏何以稱日知其所無爲。好學有專就行言者。如不遷怒。不貳過之類。是也。然亦必知其怒而始不遷。知其過而始不貳。則行仍不能離知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兼知行說。穆堂豈忘之耶。

天生之則。本于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惟患不行。不患不知。

孟子之言。專就孩提少長言之。使人反其初心耳。其實氣拘物蔽。以後不知親親長長者正多。不教其

知。安望其行。

效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于親書册而勤討論也。不先導以知。必不知如何行。謂不止于親書册勤討論固是。若以書册討論爲支離無益。則六經可一筆勾矣。

聖門好問者。無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于一貫。博學者無若子貢。而多學而識。夫子非之。曾子若非書册討論。貫何物乎。試讀禮記曾子問一篇。正書册討論實據也。孔子之所謂非者。謂非徒多學而識。而有一以貫乎多學之中耳。若竟以博學爲非。夫子何以又言多聞多見。何以言好古敏求。對哀公何以言博學之。穆堂蓋誤會非字耳。餘詳予經學質疑錄。

甘氏教弟子也。以孝弟、謹信、親愛、爲主。必餘力乃學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而游藝則居末。孝弟、謹信、親愛、豈全不用知。志道便兼知行二章。以重輕分先後。不可劃定次序爲先後也。以志道章屬成人。是以孝弟章屬幼學。亦沿俗說之訛。詳經學質疑錄。

先以敏事愼言。而後就正於有道。以爲好學。

敏愼、就正。皆兼知行言。

夫子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則以爲嗜學。

禮記載夫子拱而尚右。爲有姊之喪。門人不知。從而尚右。因夫子言。改而尚左。蓋吉尚左。凶尚右。

此正見不知而行。其行必誤。而知之當先審矣。穆堂反以爲學專屬行不屬知之證。不亦左乎。

孔門弟子夫子獨稱顏淵其好學之實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行也非知也。

辨見前。

蓋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義亡。而爲傳以補之。于是古人爲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之弊流爲玩物喪志。齗齗于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

使從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自朱子始。則朱子眞開天明道第一聖人矣。不知朱子實本古人之成法。教人不以爲功。乃反以爲罪乎。惟其然。愈授偏袒朱子者之口實。並朱子之議論未當者。一護之如嚴城。而不可解也。朱子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本確不可易。特不知格物之義。已詳具于大學首章。而誤爲補傳耳。然此亦過于求詳之失。而非有背道而馳之差也。躬行實踐。正朱子所以教人切要之旨。全書可覆按也。即以大學章句論。致知格物祇一項。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見于躬行實踐者。凡六目。何謂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乎。玩物喪志。三代後不善讀書者便蹈此弊。而漢魏以降。溺于辭章者尤甚。如何獨歸咎于南宋後之朱子。

學記稱大學之教。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並無誦讀講論窮理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

其佔畢多其訓言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然則專務讀書博學強記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

正業居學皆兼知行言學操縵知操縵者也學博依、雜服、知博依雜服者也謂無誦讀講論之說則禮記云春秋教以詩書不誦讀可乎孟子正講良知家之所藉口者也何以又言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乎佔畢記問亦對當日末流之弊言非謂佔畢記問竟可廢也且學記明云一年視離經辨志非知而何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則大成亦知行並進之極耳穆堂又當作何解而爲學專行不屬知之說乎

朱子之以效釋學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先行而後知也其補格致傳則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又先知而後行也物理固不可窮又一人所著彼此互異後學之士何所遵守然則效吾心之天則效先覺之遺則遵訓效之解而一力于躬行雖違大學之章句而合于論語之集註學之義旣不荒其于朱子之說亦可以無戾矣

必效先覺之所爲效字原兼知行故以明善復初兩意詮之明善爲知復初爲行何嘗是先行後知以大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是明善誠意正心脩身是復初朱子論語集注與大學章句何嘗彼此互異恪遵訓效之解而一力于躬行舍知何以爲躬行是其于論語集注未必合學未必不荒于朱子之說

未必不戾也。且以孔子之言斷之。一則曰、由。誨女知之乎。再則曰、知德者鮮矣。告哀公明言明善。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明以知行分舉。而強辭奪理者。必將知一層打沒。則與孔子異乎同乎。謂朱子格致補傳。卽凡天下之物云云太泛則可。因此必抹煞知。豈非惡噎而廢食也哉。

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鰓鰓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于章句訓詁之煩。而駕其說于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于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于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訹訹然自以爲講學。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也。

此論最足以針講學末流之失。然其咎在于知而不行。豈可因此並舉知而廢之也。章句訓詁。名物象數。果爲日用彝常起見。亦何可略。

試取孟子所謂本心良心者。一體察焉。有不茫然思惕然懼者。必非人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爲仁。所以學爲人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舉孟子本心良心之說是矣。但孟子言擴充。必言察識。言求放心。必言學問。言由仁義行。必言明察。而于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斥之爲衆。則安可舉講習討論而皆廢之。單求所謂本心良心者乎。學問之道。是一句。須讀斷。凡親師取友書冊討論之功皆備。因恐人將學問徒視爲口耳之爲、外鑠之事。故以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指出切要關頭。所謂深造以道。左右逢原。博學詳說。以反說

約。其理皆渾括于此。若誤連讀。謂求放心之外。別無所謂學問。則于孟子一切語言。皆不可通矣。舉一廢百。屈經就我。其害在不識孟子句讀。始可見章句訓詁。必不可廢。而講習討論以求知誠先務也。吾一日之間。自昧旦而起。至寢息而止。心發一念。卽加審察。爲理耶。卽奮然直前。爲欲耶。卽毅然斷絕。此論是矣。但非讀書明理。恐審察之未必精。而理欲之未能辨也。豈有舍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册。求之講論。以爲外鑠之學者哉。

以書册講論爲外鑠。則孔子之好古敏求。多見多聞。眞外鑠之尤者矣。

若謂事上使衆。天下國家之事繁重難知。必須豫爲講習。不知家國天下。無異理也。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問也。一朝之興。各有會典。當官之職。各有掌故。時至事起。虛心延訪。實意推尋。未有不能知者。大學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如必豫爲講習。是學養子而後嫁也。

獨忘對哀公必明乎善及擇善之語乎。大學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見誠求之不假強爲。非舉學古人官之則而廢之也。果如所云。子夏何以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乎。漆雕開何以言吾斯之未能信。而子說之乎。則講習果不必豫乎。此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論。而夫子斥之爲佞者也。

昔顧東橋疑經事可以理推。變事非精義不能。恐須平時講解。因舉舜不告而娶。周公大義滅親二事爲問。陽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臨時以心度其輕重。並非平時豫爲講習。見古人有不告而娶。大義滅親

者。因而效法之也。蓋心之爲用。萬物皆備。苟能治心。無施不可。古人有幾舜與周公。此所謂生而知之者也。正爲不能如舜周。故必取古聖賢之成法。講明而切究之。所謂學而知之也。安可援舜周一律。師心自用。于此見王陽明之教。祇可自爲之。而非人人可爲者也。卽以舜周論。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毫不豫爲講習。而全憑心度者乎。又如陽明之功業。文經武緯。豈作秀才讀書時。略無所講習。而臨事猝然能之乎。恐亦徒欲伸其良知之說。而非生平踐履之實也。

伊川程子論學。謂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吾身。君子弗學。

中庸明言合內外之道。孔子言殷因於夏禮。此本也。所損益。此末也。詳略異同是也。有內無外。是有仁無智矣。有本無末。則不能因時制宜。而禮有所不行矣。凡此皆伊川拘固之言。過高之論。而穆堂反引爲據。其實伊川亦非穆堂所取。此徒欲攻朱子講習討論。以求知之說。而借伊川之言以難之耳。

羅整菴（名欽順）謂明心爲禪學。朱子釋明德爲虛靈不昧。豈非心乎。又曰。具衆理。應萬事。豈非心乎。以心釋明德。則明明德。非明心乎。

強分心性。本後儒支離之談。自豐其蔀者也。整菴輩徒恃此爲能事耳。曷嘗于聖學有得。穆堂此論。實

足以矛刺盾。

彼釋氏者。遺棄人倫。空諸萬有。施之爲教。不可以脩身。不可以齊家。不可以治國平天下。舉吾心所有者。而悉昧之。何明心之有。使陽明之學而果如是。謂之禪可矣。然謂陽明之學。不足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童子知其不然也。不考之實事。而漫爲心性之空言。以相排詆。豈不悖哉。

此屬公論。蓋陽明鄰于生知。本有自得之實。特難爲衆人之法耳。凡攻陽明爲異端者。皆偏也。

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爲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也。若陳建輩無知妄論。自鄙以下矣。

整菴首攻陽明。凡詆陽明爲異端者。皆援之爲說。其實整菴立身。不及陽明之萬一。直不知人間有恥羞事也。

發明本心說。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養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予繙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爲主。至于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即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嘑蹴之與不受。即所以發明羞惡之心。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之意。不過如此。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諉爲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

堯舜無庸自誣亦無可自棄此發明本心之教所謂不可以已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爲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途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爲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尙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

此辨陸子頓悟之說至明陸子之非禪學亦至明朱子于陸子不免深文周內固宜分別觀之但在孟子發明本心原未嘗廢學問卽陸子亦有讀書涵養之說穆堂又何必盡闢聞見之知廢書册討論之益而狃爲一偏之論耶且使書册可廢卽孟子不必讀矣陸子又安得本心之說倡以爲教耶至于聖賢之學變而爲科舉在朱子當日集四書作傳注之日誠不及料科舉俗學與聖賢之學原爲同牀各夢但有志爲聖賢者亦卽拔起其閒不以科舉廢也使朱子不集四書不作傳注不以此設科舉聖賢之學未必果盛于今也昔與諸友論時文誤人毛雲衢曰諸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設不用四書文專用詩賦恐讀四書者皆少矣孰若借此使其長與四書謀面使聖賢義理澆灌其心不猶愈于虛文浮藻耶予深服其論之確因識于此

致良知說

致良知之說昭然無可疑而至今未決者支離之俗學以謬見駁之而放蕩之門徒以末流失之也自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天下之士翕然從之名臣脩士不可勝計其道聽塗說起而議之者率皆誦習爛時文

舊講章。以求富貴利達之鄙夫耳。閒有一二脩謹之士。閣然媚世。而自託于道學者。稍相辨論。不知其未嘗躬行。自無心得。不足以與于斯事。而考見其是非之所在也。羅整菴駁良知非天理。尤爲悖謬。良知之說。出孟子。原無弊。整菴因欲駁陽明。遂斥良知非天理。然則孟子言愛親敬長。亦非天理耶。整菴全出門戶意見之私。欲以爭勝陽明。而不知反見絀于陽明也。但專執致良知之說。必以講習討論爲支離。而專師心自用。則未免有弊耳。

韓昌黎原道。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楊龜山駁之曰。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楊氏之言大謬。易傳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論道之實。有就五常言者。有就四德言者。而五常四德之中。惟仁義爲尤重。故易大傳以配陰陽柔剛。而繫乎人之道。孟子之告梁惠王。亦曰仁義而已。其論士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曰已曰備。楊氏何不併駁其未全乎。朱子語類。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不知何故。直如此背馳。是朱子于楊氏亦議之矣。

宋儒中楊氏尤陋。此論足證其心之闇也。

古文尚書考。

荀子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引道經。則尚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蓋荀況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無危微語也。楊倞注云。今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

從未嘗稱易詩書春秋爲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經解出于戴記。未必爲孔子之言。然通篇無經字。其經解之名。則漢儒所署耳。孝經亦漢人鈔撮聖賢緒言爲之。不然。不應漢以前無一人語及之也。至漢武帝始設五經博士。蓋漢初尚黃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書爲經。自稱曰經師。此如麤蘊語錄。惟僧人稱之。而宋儒弟子之無識者。亦錄其師之言。名以語錄焉耳。或謂十二經六經之名。莊子天道天運二篇有之。不知莊子外篇。卽多贋文。未足據也。又史記所引者。安國所得于壁中之眞古文尚書。非今所有之古文尚書。朱氏彝尊嘗攷之矣。觀殷本紀所引湯誥。周本紀所引泰誓。辭皆與今所傳古文尚書絕不相類。蓋安國所得壁中者。信有其書。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書也。

疑古文尚書者。其說至夥。穆堂所論。尤爲有據。但古書同辭者甚多。荀子偶引道經。未引尚書。豈得據其所引。轉斥尚書之僞。史記引湯誓泰誓。與今所傳不同。是誠可疑。但史記引書。卽今文所有者。亦多不同。如平章作便章之類。恐皆係史遷點竄而然。如謂別有孔壁眞本古文。漢以來無秦火之失。何以傳尚書者。不傳其眞。反傳其僞者耶。總之。古文行世已久。格言至論。多出其中。與其過而疑之。不如過而信之也。

平書卷七

文藝篇上

此篇自經史子集之文。無所不論。惟詩有榆樓詩話。故不及焉。

十三經之文。無不鍊者。甘使人讀之不解。而不肯易其言。文之體應如是。亦所以重道也。周秦諸子皆然。漢賦及他文體莫不然。賈生、相如、子長、子雲、孟堅。其最著也。東漢以後。文體漸卑。非鍊之過。乃不鍊之過也。六朝文雖卑。句法猶鍊。特其氣不如西漢之雄傑耳。至韓柳出。乃一震其雄傑之氣。而句法之鍊。仍多得于漢人。

幼讀左傳。楚伐隨。軍于漢淮之間。桓八年疑其與淮何涉。後乃知隨州大洪山。緜亘數百里。陽爲漢水。陰爲桐柏。淮水所出。蓋軍于大洪也。

池北偶談。劉知幾曰。敍事之工。以簡爲主。左氏記晉平公飲酒。幾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語益簡。味益長。可爲文章之法。

左傳、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後人改本爲崇急。秦必救之。只倒一字。便有古今之別。

古人用字。上下不嫌同辭。如左傳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之類是也。或謂之奇。或謂之謬。皆枉。

又定公九年。東郭書讓登。本先登而謂之讓。亦與後人用字不同處。

公羊。莊公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一字不著。莊公桓公。而莊公之怯懦。桓公之卒愕如見。公穀敘事。勝于左傳處。不一而足。

左傳、哀二十四年。是躉言也。注、躉、過也。疏、躉、僞不信也。躉音衞。

楊升菴曰。左傳、公若謂囿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我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傳句法。

晉語、夷吾私于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郡縣之名始此。

琴操載齊思革子、石文子、叔慈子、往楚事。與羊角哀左伯桃事酷類。大抵秦漢記載。多一事而異名者。據管子管仲先鮑叔死。據說苑鮑叔先管仲死。諸子之說。牴牾多如此。

管子小匡篇。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秀才之名。始見于此。楊升菴謂始于趙武靈王論胡服俗辟民賊。是吳越無秀才語。不知管已先之矣。升菴又謂再見于賈誼傳。六朝遂以爲取士之科云。

楊用脩曰。古文語多倒。管子曰。耶言伐莒者。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按惟倒爲峭。惟峭爲妙。

蘇子由古今家誡序引老子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今老子無儉故能廣語。可與孟子食之以時。用之以禮。

財不可勝用相參。

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此類語乃五經中精語。

楊用脩曰。文子引老子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

老子謂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按無惡、則善不顯。勢也。然有仁義、大道不廢矣。有孝慈、六親可和矣。有忠臣、國家可不昏亂矣。是惟恐仁義、孝慈、忠臣之不多也。老子之意。則欲並仁義、孝慈、忠臣而去之。惡疾廢藥。惡飢廢食。其不達亦甚矣。

老子謂絕聖去智。絕仁去義。絕巧去利。按不但聖智仁義不可去。卽巧利亦不可去也。巧利而導之于正。安往非聖智仁義哉。

老莊之意。欲天下歸于渾噩。一成爲榛榛狉狉之世。而後謂之道德。不但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矣。何其不達也。

墨子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影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按此譬人臣之容悅者。鄉原鄙夫。墨子之所不爲也。

列子。墨之徒謂楊之徒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可見二氏之所託矣。

墨之託禹。昭其儉也。然禹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而墨主于薄葬。夫儉、美德也。少差而且流于墨。況其他

乎。

傳謂史角往魯。始有墨翟之學。墨之爲墨亦舊矣哉。

孟子爲後世文章之祖。上孟如五嶽。高明廣大。氣象萬千。中孟如瀟湘武夷。曲折入勝。下孟如鷺叢鳥道。險絕幽深。唐宋八家。無不取徑于此。而各成其面目。人之嗜好有不可解者。李泰伯不愛孟子。歐陽公不愛杜詩。王半山不愛李詩。皆不可爲訓。

列子載楊之徒攻爲仁義者。有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其父問之。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名身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按此蓋譏儒之多歧也。夫愛身而後名者、仁義之明哲保身也。殺身以成名者、仁義之致命遂志也。名身並全者、仁義之得位乘時也。窮達皆宜。殀壽不貳。此仁義所以爲美也。今各執一端以窮之。徒見其詖淫邪遁而已矣。

列子說符篇。鮑氏子對田氏曰。天地萬物。與我並生者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嚙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按此已開佛氏戒殺之漸。謂類無貴賤。是其昧也。非先王中正之道。然可以警暴殄天物者。

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辭歸。青餞之。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請還。卒業。按此與成連海上伯牙。謂先生將移我情者。同一深遠矣。

列子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

莊子言道似極元妙其所歉者曰誠曰敬便惝恍而無著持

莊子逍遙齊物皆欲保身于亂世亦易道之一端所謂儉德辟亂不可榮以祿也然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其去聖言遠哉

莊子駢拇等篇所論龘淺必其徒依託爲之然莊子本視仁義在性外直以爲收名之具此其所蔽也

莊子之道善一身而有餘善一世而不足

戰國之亂亟矣孟子正襟之談也屈子垂涕之道也莊子長歌之哀也

莊子非眞能齊物者也特憤世之亂忍已之窮而託爲高曠以自娛耳其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底蘊具見矣聖賢之安命豈因無可奈何哉

莊子言靜而不言敬言無而不言有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于聖學半得半失至其刻畫人情雕鎪物理如大冶鑄鼎使神姦畢露而自不敢近則以爲六經之羽翼可也嵩目世亂長歌當哀知不能有得無失則得失一視知不能有生無死則生死齊觀一言以蔽之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謂非古之傷心人哉讀者徒震于洸洋自恣之辭譽之則過其實毀之則損其眞于漆園之旨皆夢夢也余每置其本意而從斷章取義之例析取其精言足以發聖經節取其庸言足以透世情略取其瑣言足以括物象縱觀其

放言。足以徹九霄而達九淵。斷爲從古第一奇文。

莊子人間世櫟社大木二章。全爲己身寫照。莊隱于漆園吏。正所謂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病也。其于接輿之歌曰。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亦可諒莊子之心矣。

莊子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蘇子瞻赤壁賦。自其變者而觀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正用莊子。

莊子天地篇。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可與禮運之言相參。

莊子徐無鬼。載管仲薦隰朋于齊桓公曰。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也。與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略類而直迂。醇駁大小迥異。

莊子徐無鬼。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杜牧之阿房宮賦。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復哀後人也。機杼實本莊子。

莊子徐無鬼。某願有喙三尺。楊用脩曰。鳥喙長則不能鳴。喙三尺。蓋不欲有言也。按莊子上文謂不言之言。下文謂不言之辯。楊說甚允。向俱作能言解。呂東萊博議亦作能言。引用均悞。

唐書陸餘慶傳。善論事而短于判。人嘲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喙長說作能言舊矣。

蘇長公答印直詩。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亦作欲言用。

莊子。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鮒。其于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與說苑載子賤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可以類觀。

莊子。胸中實有所得。其徒誦之曰。其書雖瓌瑋而連狂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按惟其內也充實。不可以已。斯其外也瓌瑋連狂參差而諔詭。內不足而求工于外。烏可以言文。

莊子。佝僂丈人承蜩。古今註。禮內則。庶羞有爵鷃蜩。范甯子致仕篇。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楊倞注。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承蟬亦供食用耳。

趙忠毅南星閑居擇言。論語之文。和平沖雅。如楚狂鳳兮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若迷陽迷陽等語。斷不可溷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莊子薄仁義。譏孔子。或者激于當時之假仁義以濟其私者而然。亦其徒依託者多。不定出莊子之手。要之不可爲訓。必莊子先有此意。其徒乃從而甚之。所謂父報仇。子行劫也。莫如斷章取義。此讀書之良法。亦不獨莊子爲然。

莊子似不近人情。卻極近人情。似不達時務。卻極達時務。似不精物理。卻極精物理。不善讀之。則談空說渺。流禍無窮。善讀之。則指事類情。爲益匪淺。

莊子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善讀者。莫如取其可解。置其不可解。爲之注者。必舉其不可解者強爲之解。

非解人也。

讀莊子。與讀國策相似。須將身置在書外。論其是非。亦不獨二書爲然。

莊子載漢陰丈人譏子貢事。必如所云。凡聖人一切利用之制。皆可以爲機事。屏而不用。而人之生也難矣。老子亦云。剖斗折衡而天下治。皆徒逞其口辯而不顧事理之安者也。昔人謂爲筐篋中物。不可揚于王庭。此類累之也。

莊子胠篋篇。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爲仁義而竊之。按仁義、順人之性。非矯也。竊仁義者。終非仁義。可因其竊。並罪仁義哉。以盜而責其主人。烏乎可。

上語下曰臚。莊子大儒臚傳。故今殿試唱名曰傳臚。

莊子雖于聖學有別。而得儉德辟難之一端。崔浩不知此。斥爲矯誣不情。卒以知進而不知退。妄言觸禍。自致族刑。不亦宜乎。

楊升菴曰。莊子謂各有儀則之謂性。卽詩烝民之旨。按此語惜不令孟子見之。

或曰。書只須十三經耳。諸子盡可燒也。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閒。如此數言。何如。曰。粹語也。曰。此卽老莊之言也。果可燒乎。昔人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經誤者在諸子。吾未見其可廢也。

顧亭林、毛西河、每鄙薄莊子。若其言無一可取者。夫莊之不合于道者。可一覽知之。其他之精言。實與十

三經相爲出入而其語句爲史記漢書及秦漢以來文人引用不勝枚舉卽周程張朱號爲理學論文最刻而明引莊子及暗襲莊子之意以自爲說者亦不一而足是莊子之不可廢已如油入麪決難搜剔雖顧毛二氏所作之書有沿襲莊子而不覺者乃欲全斥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顧氏屢謂引言不當用莊子諸書而所著日知錄開端一條卽引墨子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數語豈非不能自顧其睫者乎又云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而云春秋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此亦不然當時晉羊舌肸習于春秋楚申叔時教之春秋又豈盡屬借魯史以名之邪恐當時列國之史多名春秋也

方朴山曰名達于天子則統曰春秋名從乎主人則別曰乘曰檮杌孔沖遠賈公彥說皆如此

楊升菴曰邵康節謂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謂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則善矣

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按千古立言之體盡于此矣理勝于辭者聖辭勝于理者困然有理必有絕妙好辭以達之此則貴乎能文辭勝終歸于理也

韓非子載文王不予膠鬲玉版以待費仲爲惡賢者之得志按此戰國之陰謀而乃以誣聖人也

韓非子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又曰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又曰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必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皆名言也

韓非子。宋人刻玉爲楮葉。三年而成。雜之楮葉。不辨。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呂氏春秋。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注、亂者治之。危者安之。按安危、猶持危之意。

荀子。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按況之言如此。李斯師心蔑古。誠哉。其師有以致之矣。

澗泉日記。神宗論孫武書。愛其文辭意指。王安石曰。孫武談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約而該者博。上論及韓信。安石曰。信但用孫武一兩言。即能成功名。上曰、如韓信自是奇才。因諸將問。引書應之。非因兵書而能及此也。按安石泥古敗事。即此論已見之。

國之有史也。皆所以爲實錄也。戰國策亦據其事直書之。而是非自見耳。讀者每苛論之。何其不達也。

國策非一人所作。其記事多矛盾。亦頗有漢初人筆。如記高漸離擊秦皇之類、是也。

國策、蘇代說燕王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成而聞于外。則危。

史記載爲子貢說越句踐語。疑本係代之言。史記附會爲子貢也。

左傳。考叔以小人有母動莊公。國策觸讋以幼子舒祺動太后。同一機杼。但左傳蒼勁。國策婉妙。各極其勝。

王氏崇詢曰。雞口牛後。古本雞尸牛後。國策辛義曰。尸、雞中之主。牛後、牛子也。俗寫誤耳。按湧幢小品云。古語庸爲雞口。毋爲牛後。口後、叶韻。非誤也。未知孰是。

丹鉛總錄詳載禹碑源委。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淇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熒餘巾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凝。竄舞永奔。按此恐係後人摩擬之文。趙雲崧曾詳辯之。

博物志載東方朔飲不死酒。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語從戰國策。閽者食不死藥事化出。

黃長睿曰。諸騷皆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些只羌訾蹇紛。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楚聲也。沅、澧、脩門、夏首。楚地也。蘭芷、荃、蘅。楚物也。

甲午春。館吳淪齋學使處。淪齋于安陸試院偶論及楚辭。級秋蘭以爲佩。謂爲澤蘭。始可佩。非今蘭蕙之蘭。其言甚辯。幕友胡光伯煒笑曰。不知集芙蓉以爲裳。又係何物。淪齋笑而不答。蓋亦悟矣。芙蓉豈可爲裳。秋蘭又豈可爲佩。皆極喻志潔行芳之意。使視爲眞。則以芰衣蓉裳。而處葯房荷屋。屈子豈生之水仙者乎。凡讀楚辭。強半當如是觀。

木蘭之墜露。如何可飲。秋菊之落英。如何可餐。彼紛紛辯菊之落與不落。及以落訓始者。非皆癡人說夢邪。人知莊子多寓言。不知屈子寓言尤夥。

賈長沙過秦論上後一段。機杼本國策。

顧黃公曰。隋改梁蕭安縣爲木蘭縣。皆因木得名也。木蘭縣。今黃陂縣是。古多木蘭。故名。一說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卽此。阰陂同。今土人以木蘭女附會。可笑。

賈誼新書。鵩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閼之誅。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按民生有道之世。無往而不得生。民生無道之世。無往而不得死。吾觀鵩子之言。而幸身居太平也。猶望長享太平也。

漢高祖入關。告諭悱惻。眞純正大。高古實與湯誓泰誓相表裏。特句調不同耳。惟不因襲。愈高。四百年之帝業基于此。卽文章亦基于此。若自爲之。眞天授矣。代言者誰與。其蕭何、張良、抑隨何、陸賈之倫與。

說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

司馬遷、字子長。漢書本傳失載。揚子法言始見之。

太史公點竄尙書、論語、左傳、諸書。皆不及原文。自運則奇奧澒洞。前無古人。乃知文章須空所依傍。

史記于戰國策。每直錄原文。以其文本至妙。無可增損也。方望溪欲抑國策。轉謂纂國策者。從史記抄出。恐不然。望溪中宋儒深痼之病。愛人加諸膝。惡人墜諸淵。議論大率如此。

古今註辨史記載莊生陷朱公子事爲誣。深有理。

包氏詡曰。史漢傳名字。志與表多不相應。而史疏愈甚。平原君之子。使匈奴中。匈奴無禮。罵匈奴而死。太

史公自言與余善者初亦不記其名。其他疏闊。又何怪邪。

史體應紀實。而史記多借題寫意。其文之高奇在此。其不足爲信史亦在此。然左氏浮夸。自古已然。故曰文勝質則史。

這、音彥。迎也。正字通周禮掌訝主迎訝。古作這。毛晃曰。凡稱此爲者箇。俗改用這字。這乃迎也。按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這孟嘗君。孟嘗君至。正迎字之義。

池北偶談。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于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

漢書制勝處。尤在諸贊。至諸紀傳。點竄史記。有遜之者。亦有勝之者。要之、史記之奇宕變化。出鬼入神。非班所及也。

漢書尹翁歸傳結云。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王溫舒傳結云。溫舒死。家累千金。言外蒼茫不盡。尤據勝場。

漢書刪潤史記。實有不及處。如史記外戚竇后傳。敍后初見弟廣國。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形容絕倒。漢書則云。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此在史筆刪煩。所謂辭尚體要。然以傳神寫照。筆外有筆。則失之遠矣。

楊升菴曰。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然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詔功效尤著。下卽接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直寫尚書數句並不用書曰最爲大雅若點竄便不妙矣用古有此一體可爲法式

後漢書董仲舒智爲儒梟

韓非司馬相如揚子雲俱以口吃善著書亦天之附其翼者兩其足也

漢賦雖體近離騷而實導源雅頌推波助瀾揚詡發皇包羅萬有自是炎劉一種極盛文字左思三都差堪嗣響自後無繼之者揚子雲所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正後之壯夫所不能爲者也

三國蜀志秦宓與王商書蜀本無文學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按此則相如之文實亦原本七經人徒賞其奇麗而不揆其本根亦偏矣

馬良與孔明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周櫟園書影謂人譏揚子雲僭經夫聖人之言偶成一體何妨效法左傳本之尚書四言本之三百後人文因前人規模者何限卽如尊經翼聖莫如朱子而綱目全擬春秋孔子藉魯史以褒貶所憑者天子之權耳至無所憑藉且以進退天子之爵號由此言之晦菴僭經之罪浮於子雲多矣顧於晦菴則尊之子雲則斥之乎又謂潛居錄云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收法言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云云此說與其疑也庸信美新可知矣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又謂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司馬相如云雖有干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伯云云使美新果出於子雲宓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稱行參聖師耶焦

澹園爲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爲助。又謂子雲投閣之事。宋孫明復曰。太玄一書。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上符命投閣。係谷子雲事。按合此數則。可以破莽大夫之謗矣。

西京雜記。揚子雲曰。飛書馳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按文體能如此。各用所長。則可兼收並蓄而一切是丹非素之見不存矣。

楊子既謂高文典册用相如。又謂相如文麗用寡。一爲事言之。一爲道言之。

馬伏波與楊廣書。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語澹而永。

李陵答蘇武書。自是強辭奪理。然其文則激昂慨慷。不減子長。大抵陵與遷善。故筆墨蹊徑如一耳。蘇子瞻乃謂齊梁小兒爲之。夫齊梁名家。猶不能爲。況小兒乎。子瞻非不知文者。特一時意見耳。宋人意見最大。其所善揚之九天。所惡抑之九淵。而究非其實也。

諸葛武侯後出師表。蜀志不載。文選亦無。裴松之據漢晉春秋。以爲此文出張儼默記。近人多疑之者。然忠肝披瀝。與其疑也庸信。

徐幹未仕于魏。當屬漢人。先賢行狀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所著中論多可取。曾子固亦極推之。陳琳、反覆小人也。既爲紹草檄罵操。復爲操草檄罵權。且其文筆。實累綴不工。

曹不愛文學之士。典論猶稱孔融。或亦隱恨乃父之殘與。

文章可覘人福壽。曹子桓書啓。非不小有清致。然語言瑣屑。氣象衰薾。篡漢卽夭。不應爾耶。

陸士衡弔蔡邕文。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大約用智必守之以愚。然士衡正苦于不能愚者也。所謂人患才少。子更患其多。豈非責人斯無難。自責厥惟艱哉。

稽康絕交書。吾昔讀書。得幷介之人。幷介猶言兼善獨善也。二字甚奇。

士衡文賦序文。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行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按文賦曲盡文心之妙。士衡自作。頗不逮序。眞不欺人語也。然有此賦一篇。已足以傳士衡餘作。鱗爪觀可也。嗚呼。自秦漢以來。意稱物文逮意者。有幾人哉。

李興代劉宏祭諸葛武侯文。匪皋則伊。奚比管晏。當時已極推崇。不待少陵始云伯仲之間見伊呂也。王曙晉書興密之子。一名安。

晉書卞壼對阮孚曰。諸君以道德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與。樂廣名教。自有樂地之語。皆中流砥柱也。

晉傅元著傅子。原本久佚。今武英殿聚珍本所刊。凡四十八條。係從永樂大典纂成者。言頗純正。其仁論篇。德比于上則知恥。欲比于下則知足。二語尤精。

傅子矯違篇。棄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而殷以亡。按推侈之名。僅見于此。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按此議

出而天下之爲儒者難矣。然儒中邪僻貪婪者亦多。今謂之蝗蟲。其蝎蠹之流與。續晉陽秋。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漢書刪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按此爲自訂文集之始。惜後世莫覩其書耳。

隋志列總集一門。謂建安之後。衆集滋廣。晉摯虞于是條貫論之。謂之流別。選事自此權輿。

杜預集古人文章之善者。曰善文。此選本之始。在昭明文選前。

昭明世稱其賢。然以厭蠱得罪。亦闇識也。即其所著文選。于漢賈董治安天人諸策。爲三代後文章巨觀者不錄。所取多浮浪小文。使其爲君。取舍之間。必偪矣。視河間獻王之尊崇經術者。豈可同日語哉。

世傳昭明不選蘭亭序。因絲竹管弦犯複。又有謂因天朗氣清似秋。非春者。其實古文中此類語句甚多。不足病也。惟其文作楚囚對泣之況。殊煞風景。一生死。齊彭殤。固屬放蕩。而必計較生死彭殤。更愚矣。逸少誓墓。激于王述未忘生死。即其未忘富貴之癥結也。蘭亭考絲竹管弦。乃用漢書語。固不足病也。

南史。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世爲三輔著姓。事繼母以孝聞。梁軍發郢。留守郢州。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積屍牀下。生者寢處其上。比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攻魏小峴。軍衆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急攻之。城拔。叡素羸。每戰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晝接賓客。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

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敵。全軍而還。詔救昌義之于鍾離。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魏將楊大眼將萬餘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中山王元英自率衆來戰。叡遣小船載草灌膏焚橋。風怒火盛。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以當百。魏人大潰。元英遁走。義之且悲且喜。但叫曰。更生更生。以功進爵爲侯。會救馬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追仙琕聞叡至。乃退。叡于故舊無所惜。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于己子。歷官所得祿仕。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弟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之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他日。卒于家。年七十九。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初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

吾觀史所載、叡之子放、孫粲、放弟正、正子載鼎、正弟稜、稜弟黯、俱以功名經業世其家、而孫粲起兵勤王、與侯景戰死、謚爲忠貞、以節義著鼎、字超盛、通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先識陳武帝、望氣知其當王、後識隋文帝、知其貴則天下一家、何其神也、迄唐之韋氏、簪纓赫奕、率多叡之後裔、曹景宗以武將賦競病、然正不獨能詩、梁書本傳、景宗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觀此是何意態、文亦雄傑殊勝、

文中子謂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按不淺不捷、後人則以捷爲貴矣、

金樓子六卷、梁孝元帝撰、卽湘東王繹也、所論醇疵參半、其中頗重孝行、然繹救父逗遛、致臺城之戹、實不孝之尤者、空言亦誰欺哉、摘錄數則、以備考核、亦有與他書出入者、顏延年云、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歇、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其所愛者相駑馬、鐫金石者難爲力、摧枯朽者易爲功、居得其勢也、秋早寒則冬必煖、春雨多則夏必旱、天地不能兩而況于人乎、一兎走街、萬夫爭之、由未定也、積兎滿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兎、分已定矣、雖鄙人不爭、故治國存乎定分而已、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可救近火也、

呂覽云、衣人在寒、食人在饑、陳思王云、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思褞衣、夫以衆勇無

所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所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所畏乎離婁矣。以衆智。無所畏乎堯舜矣。此君人者之大寶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救者亦入水。事雖同而心異也。

又云。女國有橫一作潢池水。婦人入浴出則孕。若生男子三年卽死。鯨鯢一名海鮎。穴居海底。入穴則水溢爲潮來。出穴則水入爲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有期。扶南國今衆香。皆共一木根。是旃檀節。是沈香花。是雞舌葉。是霍香膠。是薰陸。東平思王生埋所寵幸者。號呼之聲。後數十年。猶有聞者。孔子游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與戰。攬尾得之。內于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盤石。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盤石。子路乃棄盤石而去。按此蓋附會子路之勇。孔子知之。而失之誕者也。金樓之言。此最不經。

北史。高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同。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按此郡縣設學之始。甚矣、允之有功于名教也。

顏氏家訓。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

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之五十以學易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成大儒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秉燭夜行按此論最切惟曾子七十乃學一言似傳聞之訛陸放翁亦云曾子七十文學乃就予曾辨之經學質疑錄

隋書李諤傳魏之三祖更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逞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離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爲用也按士恢此書可謂切中時弊

唐書薛登傳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浮虛爲貴按以此隱僻考人勢必至此策之名始于賈長沙董江都繼之如唐之劉蕡宋之蘇軾其最著也要皆通達治體究切時務之言沈約之徒乃有射策之說專取隱僻小數以誇博洽實如射覆之戲術耳即其工者只可言考不可言策于時政究何所補後世之策乃驅天下于無策者也與其以張華沈約律天下士何如得賈董劉蘇之才哉使賈董劉蘇而射後世之策我知其無幸矣

新唐書劉子元傳。尙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採金。不能貨殖。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棟枅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按才學識三者。尤重在識。識尤在通事理。達時務。至平至允。至明至公。不然。且有以鐵爲金。而棄楩柟如樗櫟者矣。

池北偶談。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至今相沿。然求古錄。載五代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二字並收。按準准二字。古本通用。文移之易準爲准。或以寇故耳。

漢文固稱極盛。然自賈傅、晁董、史遷、劉向、班掾、諸公。雖沓引經傳。必有透快之筆動人。正孔子所謂辭達之義也。東漢以下。迄于唐初。文筆每犯不快之弊。未可以先儒醇實之說。彌縫其失也。其他浮藻。更無論矣。故必昌黎出而始豁然軒天地。浩乎沛古今。子厚配之。歐曾蘇王繼之。他美固多。總不離快之一言也。韓柳以前。快者其陸宣公乎。故韓蘇多取徑于陸。或云太快。則少溫厚之氣。不知溫厚亦必以快出之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孝經先之以博愛。而民不遺其親。昌黎本此。言博愛之謂仁最確。不知程伊川何以又言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宋儒支離多如此類。朱紫陽作仁說。千歧萬轉。究不外博愛之旨。又何也。猶無兼愛之慮耶。博愛與兼愛。亦大有辨。博愛有差等。兼愛無差等。

史記禮書。連用五爲之句法。韓昌黎原道本之。連用十七爲之句法。而參差轉換。更極意態。大抵古人行文。亦必有本。而能者爲之。則變換以自用其才。斯爲善耳。

陸宣公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昌黎原道篇。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機軸相同。至蘇家相喻。乃極其妙。

堯舜傳賢。禹傳子。孟子論天道。昌黎論人事。二者之言相足。

進學解。昌黎用六朝體結云。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奇宕古脫。乃其本色文字。

爲裴相公讓官表。與宣公相近。亦韓文中變體也。

天竟如何。命竟如何。乃昌黎上崔考功書語。

釋言。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閒以韻語妙。

諱辨。明確之至。日知錄歷引當時諱避勢秉機者謂退之所言。未爲定論。故舊史以韓愈爲李賀作諱辨爲紕繆。學如退之。固無如好爲宦官宮妾之忠孝者何矣。

送高閑上人序。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其意。蓋爲寂滅者下砭。然如此立說。恐未足闢釋氏之口。

楊子法言。貌則人。心則獸。昌黎送鄭尙書序。好則人。怒則獸。

雞臛剩言。昔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貴人。一皆某所築。

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公聞之。惕然請老。恐係竊取昌黎王承福傳而爲之說者。然亦足以振聾醒聵。

昌黎答崔立之書。末段亦倣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但其筆力豪邁。透出其上。所謂起八代之衰者。觀此尤可得其意境。大約昌黎陶冶百家。自用其才。眞集古文之大成者也。

韓文治不收聲事出名上。按禮表記。唯欲行之。浮于名也。係韓語意所本。約六經之旨成文。此其一端。

韓與陳給事書。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又曰。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其自歉也如是。不似宋儒專事矜己抑人。

吾于古無似也。而于昌黎與崔虞部書。所謂惟念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者。竊亦敢自況焉。

楊升菴曰。陸機文賦。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昌黎謂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

國史補。韓愈與陸長源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此語本出周愿餘冬敍錄。訛爲退之語。韓謂李程曰。崔大丞相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劉夢得詩話云。爾今讀其與崔羣書。何等懇至。恐不如此輕薄也。

昌黎論文。當合進學解、潮州刺史謝上表、上宰相書、上兵部李侍郎書、與孟尚書書、答崔立之書、答李翊

書、答劉正夫書、答尉遲生書、答呂醫山人書、送孟東野序、荊潭唱和詩序、貞曜先生墓誌銘、樊紹述墓誌銘。觀之乃備。而其所謂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盈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贊于頤。實自道也。文極于此矣。

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玉磬聲聲響。金鈴個個圓。必兼之而韓文之妙乃盡。橫空盤硬。則其本也。

皇甫湜昌黎墓誌。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于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枚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淩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渺。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又曰。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飧以爲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李翺祭文。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闔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兼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興。學者有歸。大變于文。李漢序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否也。又曰、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瀏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之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謂雄

偉不常者矣。合三公之言。韓文可得其概。

張籍祭退之詩云。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言約而盡。又籍贈孟郊淳意發高文。亦至語。

朱子王氏讀經說退之原道諸篇。則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于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說恐未允。以文而論。欲盡掃其浮華放浪。則必不求極文之致始可。不然。平正之餘。溢爲光怪。以竊附于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之例。豈見惡于孔子者耶。且以浮華放浪評韓。直嬰語耳。

或謂韓文謹嚴而奇崛。李習之得其謹嚴。皇甫持正得其奇崛。又謂韓學獨孤及。特及當變格之初。明而未融。歐陽公早工儷偶之文。得韓法于尹洙。而洙簡嚴。歐曲折迴異。又謂韓鎔鑄羣言。自然高古。皇甫湜有意爲奇。孫樵刻意求奇。

池北偶談。皇甫湜諭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溉。或爽于用。按此竟與所作墓誌相戾。非確論也。韓文何所不宜哉。

楊升菴曰。韓文與大顛書。明係彼教假託。李翰編韓集。自云收拾無遺。而不載此。此鐵案也。朱紫陽必信之。以故入韓公之罪。不知何心也。

陸希聲序李觀文云。觀尚于詞。故詞勝其理。愈尚于質。故理勝其詞。使愈窮老不休。終不能爲觀之詞。使觀後愈死。亦不及愈之質。據此言。是以李與韓並論。而無所軒輊矣。夫文之所貴者理而已。理足而以詞

輔之。以理論韓。或猶有未足。以詞正皇甫持正。所謂無圓無方。至是歸工者也。若如李觀。則浮詞而已矣。浮詞乃韓之所不屑爲。所謂惟陳言之務去者。希聲轉以爲窮老不能爲。亦不知言之甚者矣。

胡致堂謂唐臣以封禪爲非者。惟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則子厚之識。豈可盡非哉。

文之是非。在理義上見。文之工拙。在詞調上見。有理義而兼有詞調者。是而工者也。有理義而欠詞調者。是而拙者也。理義欠而有詞調者。非而工者也。無理義兼無詞調者。非而拙者也。場中遇合之文。是而工者固多。非而工者。正復不少。是而拙者。僅有之。非而拙者。更希有之。理義于文固重。詞調斷不可輕矣。

昌黎論文之語甚多。其要有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又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曰、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又曰。醇然後肆。尤要在師其意。不師其詞。師其意、所謂約六經之旨也。不師其詞。所謂惟陳言之務去也。卽所謂辭必已出也。師其詞。則陳言剽賊矣。詳讀公文。除明引詩書外。用古書語者極少。無非從古語點化而出。所以能合衆美。自成一家。意以稽古爲法。故醇詞以獨造爲奇。故肆聖于文者。古今一人而已。

柳文、世之模擬鼠竊。取靑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嗚呼。世之輕笑大家者。曷于此而思之。

劉夢得序柳集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太音不完。必混一而大振。貞元中。天下文士。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子厚斯人。望而敬者與。

後世講道學者。每以苛刻論人。而不惟其實。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者。蓋猶萬口一聲。不知孔子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績。眞善補過者。且其始附叔文。固有躁進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拔皆善類。與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貶之哉。

弔賀互翻。始于晉語叔向對韓宣子。繼于史記蒯通說范陽令。終于子厚賀王進士書。文章機杼。必有來歷。特善變者工耳。

腐儒輒咤口薄柳子厚不知道。然觀其報袁君陳書曰。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送徐從事北遊書曰。苟開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由前之言。大體正矣。由後之言。實用精矣。大體正。實用精。非道而何。空談性命以爲道。正以說讀爲儒者也。是子厚之所笑也。

續孟子。唐林愼思中虔撰。虔中死黃巢之亂。大節甚著。人品頗高。獨此一續。殊爲蛇足。理既爲孟子棄餘。筆更庸拙。所著伸蒙子三卷。稍工。其設名羊嶽、淵道、硃祀、弦敦、鞠穗、甑甗。亦殊太怪。

唐人孫樵。實勝李翺。其驛記等篇。邊幅雖狹。頗有姿致。若翺則平平無取耳。皇甫持正以作昌黎墓誌爲生平傑作。其他未免秦武王舉鼎僨筋絕臏之態。

唐文韓柳外。當推元白筆爲俊爽。杜牧之、皮襲美皆不及也。牧之惟阿房一賦。超出輩流。

劉蛻文家銘。陸魯望野廟碑。自成一種奇文。奧乎不可及也。

王元之文。亦從韓柳出。待漏院記便用盤谷序機軸。竹樓記便用柳州諸記機軸。詩則全摹少陵。皆爲升堂之選矣。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爲岳陽樓記。遂著其語。可見前輩作文。必多平日心得之言。非猝辦可比。

后山詩話。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按此乃過抑之言。未可爲據。然足見古文之難。如范公猶未足當家也。司馬溫公上龐丞相啓云。光于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終不甚工。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迂僻鄙俚。無益世用。此雖公之謙言。然非深知甘苦者不能道。南宋以後。古文可看者多。可讀者少。皆不能刻意致力之故也。

溫公五規務實篇。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摶芥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按此千古粉飾之炯鑑也。

范百祿（子功子從子）鎮對制科策。商湯之過。以旱災而改。中宗之過。以拱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雊雉而改。成王之過。以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按此最排疊聳目。

劉貢父謂永叔雖偷。不傷事主。諺語。能道出學文至訣。

池北偶談。劉原父惜歐九不學。歐對仁宗謂劉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按此正

歐劉相知之深，非相失也。

桑世昌蘭亭考。歐陽記眞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爲疑。

楊升菴曰。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瀧岡阡表。求其生而不得云云。本此。

昔人謂歐陽作文。雖至熟事。必檢閱書册。故無謬誤。然漢黨禁。實在桓靈。而歐朋黨論訛爲獻帝。安得無誤也。

楊用脩曰。通鑑載吳越王錢宏佐。復其境內稅三年事甚詳。歐陽五代史。獨言錢氏之重斂。胡致堂信司馬而疑歐陽。按宋代別記。載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挾私怨于褒貶之間。何異于魏收輩耶。　又曰。宋人譽五代史勝于史記。夫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非特太史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諸公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有是乎。況其筆亦萎靡。不足爲司馬家奴。而云勝之耶。按予癸巳冬。在武昌學使署。曾細讀五代史一過。心竊不滿。甚服用脩之卓見也。

歐作有美堂記。錢塘自五代知尊中國。及其亡也。頓首請命。按錢氏本自入版圖。而歐乃謂其亡。而頓首請命于錢多苛論。卽此可見。

五代史考證。通鑑胡三省注考異。十國紀年謂錢鏐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賦斂苛暴。人苦其政。吳越

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油布。常膳惟瓷漆器。又錢易家話稱鏐公妾不貳羹胾。衣必三澣然後易。按錢鏐起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或其子孫所爲也。

浦二田曰。司馬、歐陽二家。綰十七史起止。

五代史、唐昭宗乾甯三年。改錢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營曰衣錦營。又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又梁封鏐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遂受之。按鏐之厚斂于越。或屬傳疑。負心于唐。實無可逭。使其拒梁興師。爲唐復仇。豈非千古烈丈夫哉。

五代史世家總論。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峨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者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荆蠻。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祝人。嶺蜑遭劉。百年之閒。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雲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燈火息。故眞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按此歐文之極研鍊者。彷彿昌黎諸誌銘。非庸常史筆所能逮也。

五代史。德光死。述律太后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按此爲彼國起。見綱目。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改作冠冕語。非其本意也。史有以脩飾而失者。皆此類。

宋文決推蘇明允爲眞古文。朱子謂退之、明允專摹古人聲響。必期于肖而後已。以韓並數。推明允亦至矣。

蔡聞之選古文雅正。以明允爲駁。只錄族譜引一篇。然如上韓昭文、論山陵書。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亦可以爲駁耶。明允之言。存乎人之善取。裨益君國者正多。未當概指爲駁一例屏之也。蔡氏拘儒。何足語此。

明允上田樞密書。足以廉頑立懦。當與孟子並垂。而棄天褻天之論。諸道學又時竊其說。據莊子管仲將死。薦隰朋。明允管仲論。未爲定案。

晁陳二氏記錄。薦明允于歐陽者。張益州也。世知之。有雷簡夫者薦尤力。世罕知也。

浦二田曰。朱子斥明允論六經。看聖人全以術欺天下。而在陸以爲有道而無術。則道不行。蓋欲以蘇張之術。濟孟韓之道。期于必行而已矣。儲門之旨。大率祖漢而祧宋。先蜀而後洛。端倪于此。予置易禮樂詩書諸論。而收幾策等。竊謂縱橫家規時措事。但率其言之所自至。不必援經以飾之。于世自有用。按論明允以浦氏之言爲斷。朱與儲皆偏。

明允之文。一味生辣。永叔、子瞻、子由。皆閒以甜熟矣。雖不必以彼廢此。而文品自此而判。

宋孝宗蘇軾贊。維古于文。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蟊賊。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古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于立朝。放浪嶺海。侶于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蘇子瞻于其生也。林子中嘗稱之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

之學于其死也。李方叔嘗悼之曰。皇天后土。識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晉鄒湛對武帝言。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東坡點鼠賦。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不變色于蜂蠆。蓋兩運其意而排盪溜利。頓覺改觀。

東坡賈誼論。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或謂用字語病。然孟子王猶足用爲善。乃其所本。

蘇子瞻作表忠觀碑。荊公歎其似史記。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傳記。載此說者甚夥。艮齋雜說則謂荊公讀此碑。歎賞良久。曰。此三王世家體也。按史記三王世家。直書大司馬臣去病諸臣疏中。間以制曰下御史。結以制曰可。表忠觀碑。直敍臣拯言。後結以制曰可。正用世家記言之體。與年月諸表自立議論者迥別。尤說甚合。

子瞻諸論。以志林中平王始皇戰國任俠數篇爲上。留侯量錯次之。荀卿韓非賈誼俱未平允。大臣朋黨二論。似爲調停小人起見。殊與生平大節不符。至正統論三篇。彊辯無理。儲同人反推爲第一。何耶。

書籍古人已有畢生讀不盡之歎。何況今日。善乎蘇文忠之言曰。書富如入海。百貨俱有之。人各得其所欲求者耳。但求之有道。須擇其要而取之。故韓子曰。纂言必提其要。紀事必鉤其元。

退之曰。辱示初笇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子瞻曰。亦使蜀中見者長意思也。韓蘇之貴意思如是。蘇于海外教人作文。一言以蔽之曰意而已。

蘇文忠戒李方叔曰。人于出處。稍不靜重。非徒無益于道德。有邱山之損矣。非知道者不及此。又答方叔書曰。不有益于今。必有覺于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今之視公何如哉。可謂不負其言矣。每思此言。發人遠想。

蘇子瞻黃州怪石供。有曰。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以其形語也。捷于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眞以爲巧也。

黃山谷謂潘大臨曰。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是妙論。

才之大者。無過于左氏、司馬子長。才之奇者。無過于莊子。才之全者。無過于蘇子瞻。左史莊蘇。古今之四絕也。

蘇子南行敍。古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能爲者、富于取材。苦于造句。而于篇翰。究成模仿塗飾而已。惟胸有古今。包羅旁魄。隨觸而發。無意于文而文焉。所謂不能不爲者也。按此有一末一本之殊。

東坡對司馬溫公曰。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于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

曲洧舊聞。東坡見晁伯宇賦曰。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譬直意微喻之。而勿傷

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歐公最賞東坡文。每一篇到。爲終日喜謂子棐曰。三十年後。人更不道著我也。後朝廷雖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詳曲洧舊聞。

蘇文忠曰。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于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按此最得告人之旨。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古今註訛適爲食。穿鑿其說。謂食者自己之眞味。受用之正地。援引素問精食氣。形食味。與壯火食氣。氣食少火爲證。殊堪噴飯。不知適字穩愜。不待解說而明。凡彊作解事者。皆共食之類也。至謂一本作樂差近。然去適字遠矣。適者。忘乎其樂者也。

東坡好佛。然對朝廷言。則闢佛。其達而知大體如此。向見及此。適閱丹鉛總錄。楊用脩已先我得之。坡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飢民。至哉言乎。

左傳。不如早爲之所。蘇文柰何不爲之所也。此運古入化處。

蘇子瞻斥荀子。薄揚子。譏李陵答蘇武。爲齊梁小兒語。鄙孟東野爲小儒。皆過于刻。而朱晦翁斥子瞻。亦過于刻。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然哉。然哉。

宋人之苛論古人。歐陽永叔啓之。蘇子瞻繼之。朱晦翁抑又甚之。

蘇子瞻論范增未允。謂增當去于殺卿子冠軍時。按此時項羽爲次將。增爲末將。羽誅宋義。增無一言。其後與羽一心。是誅義必羽增同謀也。義逗遛本可誅。且義不誅。章邯不破。秦兵正彊。即沛公何能乘閒入

闢哉。論當日破秦之功。自以羽破邯之戰爲第一。反以誅義爲罪。謂增當去之。不亦僨乎。

楊升菴曰。朱元晦以王安石列名臣錄。安石之禍宋。元惡大憝。罪浮共驩。則深贊之。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共仰。乃力詆之。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瑕。此何心哉。

池北偶談。孔文仲號正人。而攻伊川。謗爲五鬼之魁。朱元晦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更有甚焉。至謂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一偏之論。乃至于此。又云。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詆二蘇。取呂惠卿而不取秦少游。恐難以一手揜萬世耳目也。

宋史稱蘇子瞻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爲之也。允爲定論。

王聞脩（志堅）曰。蘇氏上書。動至數千言。計仁宗神宗好文。二蘇受知又深。故得盡徹天聽。此未可爲諫君之法。善乎韓忠定之言曰。無太長。上覽弗竟也。無太文。上覽弗解也。斯語最中肯綮。按宋人奏議。往往失之太繁。至南宋理障重重。覩縷不絕。尤足厭目。蓋北宋不柰許多才學何。南宋不柰許多道學何。其實才愈大。應愈鍊。不應愈冗。道愈高。應愈簡。不應愈繁。不得不推昌黎佛骨表等篇。愜心貴當也。若在漢。則相如諫獵書。允推第一。

易。坎六四。納約自牖。謂擇簡要之言。因君心之所明投之。爲千古告君良法。有宋諸公。殊失此義。

曾子固下筆。目無劉向。無論韓愈。夫子固豈能勝劉韓。學者自立。正當如此。不然。無以爲子固也。

曲洧舊聞。曾子固性矜汰。多于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

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子固路遇徐德占。迎接甚恭。子固卻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敍。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

王安石堵蔡卞。稱安石奮百世之下。通乎晝夜陰陽而神。著雜說萬萬言。與孟子相上下。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固屬阿譽之說。然王氏文辭。可取者多。言之不可信人如此。言之不可以人廢又如此。

池北偶談載穆公孔暉論安石一書。極痛快。

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謂小人之過也必文。

唐宋八家。初爲八先生集。實訂于明朱右。茅鹿門特踵其說耳。八家之理。不必盡醇。而其文則南宋以來。無能出其範圍者。何李一倡秦漢之說。而牛鬼蛇神。已不可耐。是眞可八而不可九哉。

韓之文、揚而明。乾也。柳之文。抑而奧。坤也。歐陽可悅。受以兌。老蘇可畏。受以震。雖其大蘇乎。文而明。巽其小蘇乎。婉而章。百折不窮。王爲坎。守經不渝。曾爲艮。自荀卿以至于蘇曾。皆經世之文也。去其駁者。而醇者不可廢矣。一例屏之。愚也。宋五子。則明道之言也。宗其是者。而非者亦必置矣。一例拘之。亦愚也。

讀八家。當去其支辭。讀五子。當去其理障。

公是弟子記。劉父原進莫若讓。勇莫若義。貴莫若仁。富莫若廉。按旨哉數言。用之不盡。

曲洧舊聞。東坡祭劉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以經術自尊大。惟原父敢抑其鋒。

彼故表之。

黃山谷五歲能誦五經。其終身所得。止于是。何耶。朱子言山谷善言文。至作時。便氣餒。毋亦所讀之經。未能實有所得與。

東坡謂秦少游得吾工。張文潛得吾易。論者謂張尤難。蓋不工不可以爲易也。然工其首務哉。

籍、湜、郊、島。盡列韓門。黃、秦、陳、晁。同爲蘇客。德鄰之契。盛有如斯。

曲洧舊聞。古語大匠不示人以朴。蓋恐見其釜鑿痕也。黃魯直得宋子京唐史槀一册。熟觀之。文章日進。無他、見其造易句字勝初造處也。歐陽文成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程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志于道。而不聽王通之言。按漢書、隋書。及諸雜紀具在。無此二說。豈伊川白撰而出。伊川素薄文家。似此杜撰。反不如文家之言。信而有徵矣。又其書以諸葛孔明、董仲舒、王通、自比。且云。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云云。是三子儼然眞儒矣。何又有孟子死。千載無眞儒之說。凡此自言自悖。愈駕愈高。實蒙所不解也。

伊川上仁宗書。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于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則欲詰聱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此段却說得好。

東萊博議。借駁雜之人情。發精粹之天理。曲折透快。而衷于道。不合者亦鮮矣。其文之排叠導源于鄒枚之體。其理則六經之支流也。朱子嘗譏其講左氏。彼豈囿于左者哉。

東萊爲諸生節唐書。謂字欲少而事欲多。

宋羅從彥謂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孔之心。故明道者寡。此蓋爲專用心于文者發耳。不然。周孔之心。豈在經術古文之外。且漢唐之經術古文。豈能遠勝三代。吾恐正經術古文之有所未至。而非以經術古文相尙之咎也。夫子首教必以文。固指六藝而言。然卽六經之文辭觀之。又豈後人之所敢望者哉。程伊川嘗言文辭若一向好著。豈能與天地同其大。吾謂此正當分別論之。一切抽黃配綠。雕文刻須之辭。固難與天地同其大。若夫經術古文。則正六經之支流。而藉以維持古今者。可一例屏之哉。

朱子讀唐志。謂自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是亦力闢辭章之學。而失之過高者也。果然、則孔子何以有草創討論脩飾潤色之說乎。又何以分文學爲一科乎。但文行鏤分輕重。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教人之旨備矣。

書官爲褒貶。自是通例。通鑑綱目每以書官爲貶。是爲自亂其例。若必待後人發明而始知。則筆削之意晦矣。綱目多不愜人意。此其一也。

有文學。有理學。理學精矣。然文學非得天獨厚。而實能讀書有得者不能。理學則勦襲腐語。可貌爲之。周、

程、張、朱、以後。士飯陳羹。架屋疊牀。轉不如發爲文章。見諸事業者。實而可徵也。文學之名。始于孔門四科。文、卽道也。卽理也。舍道與理。豈復有文哉。宋儒因後世之溺于文辭。輕視文學。而高自位置。曰道學。曰理學。其流弊仍空言無實。不但萬不及孔門之文學。並不及後世文辭之學。然則人亦務實行耳。何必抑文學而伸理學哉。

最可笑者。宋史之分儒林、道學爲二也。儒之外。豈有道哉。道之外。又豈有儒哉。此不惟無益于道。而害道滋甚。何也。道者、公也。門戶者、私也。以私害公。宋史作之俑也。

朱子謂趙岐注孟子。拙而不明。東漢文之弊也。王弼注易。巧而不明。六朝文之弊也。除此二弊。始可言文。

上蔡語錄。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卻如此不熟。按熟之一字。難言哉。劉晏會計。熟見錢流地上。庖丁目無全牛。伯樂所見無非馬者。熟之謂也。然得意卽書。正足爲我輩生手立法。急起而追。其所見東坡亦云。近人有教作文法者。機神一到。捉筆迅埽。瑕字句姑置之。稍縱卽逝矣。實得箇中甘苦。

朱子謂橫渠作正蒙不曾睡。王荊公作字說。亦不曾睡。後人謂橫渠熬得有益。荊公熬得無益。然會意之法。豈盡可泯。閒嘗思得數字。如有子爲存。有土爲在。自大爲臭。一和爲香之類。皆有至理。但不知亦蹈連爺搭娘爲九烏之誚否。

左邱明。古論語訓云。魯太史。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邱明。則爲魯人無疑。獨鄭夾漈通志序曰。左氏楚人。其書多楚語。公羊齊人。其書多齊語。又譏史記本之爲俚。公羊齊語。說見注疏。不知所謂楚語

及俚者果何在也豈於菟之類與日知錄亦云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然今取公羊讀之不覺齊語之累也人患不能文耳能文則方言亦增古趣必概斥之何以處大學苗碩之諺孟子鉏基之言哉詩經開口關關二字即是方言史家紀實更當別論特恨無左公手筆耳鄭顧之徒博覽則有之于文事之妙正隔

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昌黎數語古今定案蓋後人才力日薄勢不能自作一語且古語相形杜撰者必覺可笑字字尋來歷實萬不及古人處若以後人指前相襲之見反議古人辭必已出之書爲俚爲俗豈不妄甚

金高陵揚輿宗當宋南渡著龍南錄以見正統之所在見元裕之記與習鑿齒身居晉世而能以蜀爲正統者同矣然金當日不以楊爲罪亦厚矣哉

宋史載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誥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于元祐諸臣是故元許衡謂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吁可畏哉

宋史丁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辭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旨然卒改易及謂貶綬即草詞曰無將之罪舊典甚明不道之誅常刑罔赦朝論快焉餘冬敍錄載龍川志亦敍此事而宋綬作宋庠又其辭作無將之罪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五總志則以爲楊文公志乃宋吳炯作其說尤在前矣

學與文一而二者也兼長者鮮矣少于左史韓歐之書者不能文爲其已薄也多于左史韓歐之書者不

能文。謂其已滯也。鄭夾漈譏太史不博。王荊公笑歐九不學。然終不掩其文之妙者。用心于文者多也。徒博徒學。而其文反不妙者。用心于文者少也。夾漈是也。徒博徒學。可以勉而能。文不可以彊而致。

東坡嘗謂劉壯輿（道原）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脩不果。君不可辭。劉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雖工于語言也。不是當行家。（詳曲洧舊聞。）可見考據與文章。是一是二。坡蓋有不暇耳。

著書之道。在于忠。不忠則剽剝欺謾之弊作。閱書之道。在于恕。不恕則刻覈鍛鍊之患生。明人之書。剽剝欺謾。自所不免。而顧炎武輩詆之。或以一字斥一書。或以一書斥一代。鍛鍊酷毒亦甚矣。凡書必有可取之處。舍短從長可也。

簡明書目。謂明人首推楊升菴爲博洽。今按之信然。且其持論允。心術正。其訛謬皆無心之失。然亦鮮矣。顧炎武、閻若璩輩皆不及也。閻氏四書釋地、潛邱劄記竊升菴說而掩其名。如百姓謂百官四海有二說之類。不一而足。至陳耀文等之攻楊。尤蚍蜉撼大樹矣。近李雨村刊函海叢書。收升菴遺跡最多。

楊用脩曰。宋人多言而妬前。倔彊而無本。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而已矣。按此語似乎太過。實深中其弊。非升菴之明識。不能言也。

五代史。明宗謂其子從榮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按明宗可謂知務矣。不但帝王宜知此。即士人亦宜知此。經書隨分讀之。皆有益。若詩文實有

天焉。不可彊也。未能見工。不如藏拙。

又崔瑒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

晉景建善射。嘗教其子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是說也。可通之于學。

陸文安送宜黃何尉序最佳。當推南宋文第一。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于其令。令以是不善于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此種高妙。雖韓柳不多覯。結云。何君尙何憾。雖然。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遽可如是已乎。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于何君矣。曲雋有味。不必理語重重。疊牀架屋。始堪勉人進德也。

朱文公答韓尙書書。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閒亦筆之于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按此字字皆鄙心所欲出者。讀之不禁手舞足蹈也。

文公上宰相王淮書。規畫荒政最善。其一曰。廣糴米斛。以備支撥。其二曰。連行賞典。以勸捐輸。皆切中事情。但後幅云。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熹謹當緘口結舌。歸臥田閒。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嗚呼。何其忿與。文公自言氣質上有病。多在忿懥。此其一也。予之忿懥。受病尤深。因以自警。

潛邱劄記云爲命一章卽聖人教人作文之法詩可以興一章卽聖人教人作詩之旨其論最妙然後人于作文草率脩飾潤色皆有而討論多闕作詩興觀羣怨草木鳥獸皆有而事父事君多缺人可不知所重哉

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楩梓豫章也則楩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歸震川爲張餘峯櫟全軒記云爾眞通論也顧天石彩焚琴子傳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鎭定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輩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按此眞古今一慨傷心豈獨焚琴子哉

沈確士曰李將軍不侯而李蔡下中人侯從古已然且傳不傳不在名位葆眞培根學人所重按數語可消人無限躁心壯人無限正氣

歸愚解文毅繙集序人之死生有不可以常情測者公在洪武時抗直敢言宜乎得禍而帝受言納諫極君臣相遇之隆在永樂時委婉孫言宜乎邀福而帝惑于譖言致不得終老牖下按解下詔獄錦衣帥紀綱毒刑斃之何如當日靖難兵入與周是脩同死豈非一烈丈夫哉

任眞二字出晉書王導傳任眞推分語予嘗謂君子惟任眞故百爲百成小人惟不任眞故百爲百敗然舉世不任眞成俗有一任眞者轉受其毒矣予性任眞思此悚然然差有把握處卻在此

南史元帝性愛書籍令左右讀書直夜五人各伺一更恆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序或偷

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顏之推曰。元帝倦劇愁憤。輒以講自解。亦古今之一癖矣。

馬端臨貴與著文獻通考。元王壽衍進表云。前宰相碧梧先生廷鸞子。再任衢州路柯山書院山長。又云議論本諸經史而可據。制度會之典禮而可行。

文太師彥博。題程伯淳墓碑爲明道先生。伊川受之而不辭。然明道實仁宗年號也。于臣子之心安乎。此後世之必不可行者也。

漢末有三李杜。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也。皆被害。唐之李太白、杜少陵。亦以李杜稱。然太白非郭汾陽必不免。少陵亦幾爲嚴武所殺。李杜抑何不幸邪。李商隱杜牧。時亦稱李杜。然而小矣。

元好問謂趙氏秉文字周臣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

喻樗。宋人。陳櫟。元人。

今以入相爲大拜。金劉京叔祁歸潛志卷十。記張仲淹事。有云不然大拜矣。是金時已有此語。

摧、音覺。引也。較也。莊子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搉者乎。漢書敍傳。揚搉古今。左思蜀都賦。請揚搉而陳之。北史崔孝芬傳。商搉古今。是商搉。卽本揚搉爲義。謂商量比較也。近人誤爲商確。然黃山谷與人論文書。作文要商確精通。或以爲商確語所自出。予謂此必傳刻之訛。必云商搉精通。猶言商較精通。方成文理。不然。確精通三字連綴。豈復成語哉。清波雜志亦有通情商確語。則亦誤耳。

魯魚帝虎。從古歎之。如史記引繩拔根。訛用批根。朱子語類曾辨之。韓文目擩耳染。訛用作目濡之類。不

可勝數。

管子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古今莊蠶要者、亦謂切要之時也。

後漢書劉元傳論。夫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按權首猶左傳始禍之意。傳曰、無始禍。莊子曰。無爲禍首。前漢書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

後漢書鄭興傳。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興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于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是不爲讖。乃興事。或誤爲鄭衆。衆、乃興子也。無此事。

鄭衆爲大司農。或謂注疏中所謂鄭司農。乃衆。非康成。然康成傳載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是康成正可稱司農也。經注屬康成多。屬衆甚少。疑所謂鄭司農。仍指康成也。

池北偶談。家語禮運篇。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

風聞二字。始見趙佗報文帝書。

爾雅。不律謂之筆。武王筆銘。毫毛茂茂。莊子。宋元君畫圖。衆史舐筆和墨。可見筆自古有之。且子張書紳。非筆莫能爲也。韓毛穎傳謂蒙恬造筆。何燕泉謂作秦筆。良允。

晉史。山濤始布衣。家貧。謂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爲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否。後人我做夫人。便做得過。

只看你福命如何。正翻用其語。

曲洧舊聞。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晁以道戲壯輿曰。吏兩世當與我相似。

集石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前此有否。惇濟曰。非獅子咽寺乎。石林笑曰。是也。詳曲洧舊聞。

羅泌路史。宛丘有羲神實注。實者。對虛之名。

後漢書郡國志注。釋慧遠廬山記略。有匡俗先生。出殷周之際。隱居此山。時謂所止爲僊人之廬而命焉。

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宋曾幾茶山集詩。巖巖匡俗廬。頂踵極高大。

舊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按此好漢二字所本。新書易爲奇士。

通鑑易爲佳士。皆不如好漢朴老。正不嫌其俚俗也。古今註謂當稱奇男子。亦太做作。蓋紀實之文。與雕繪之辭。自不同體。所以三傳多方言也。

史記載晁錯父稱錯爲公。如上初卽位。公爲政。及口語多怨公。吾去公歸矣之類。是父亦稱子爲公也。古今註（疑）當時公亦而汝之通稱。宋蔡京稱子攸爲公。豈京亦本此與。要之不可爲訓。

蔡謨之幾死勸學。非勸學悞之也。饑爲之驅也。溫飛卿之悔讀南華。非南華誤之也。矜爲之累也。

以張華之博物。而豐城劍氣。必辨于雷煥。嵩高竹簡。必問之束晳。況下此者邪。

曲淸舊聞。唐以身言。書判設科。一時無不習書。故遺跡雖非知名之人。亦有可觀。後來此科廢。非性自好之者不習。工者甚少。勢使然也。

顏氏家訓。眞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見。然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秦程邈作隸。卽今楷書也。八分又漢人爲之。在隸後。今悞以八分爲隸。日知錄曾詳辨之。

漢書陳平傳。或譖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也。中非所有也。

按今戲美如冠玉。作譬人語。殊失本旨。

宣和書譜。文章字畫。時以古今澆之。不爾。則塵生其閒。下筆便同衆人。

呂東萊曰。於實字看義理。於虛字審精神。

天下山河。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顧亭林曰。二、猶倍也。

世說。周顗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東方朔七諫。以直鉤而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爲人於斯二者權之可矣。

賓退錄。漢人稱太守爲明府。縣令爲明庭。唐人稱縣令爲明府。

後漢書陳蕃傳。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杜少陵朝獻太淸宮賦。隸事穎脫。淸光大來。

鐵圍山叢談六卷。宋蔡絛撰。絛爲京之子。其書大抵欲掩其父惡。所稱叔父文正。則卞也。伯兄。則攸也。門姦黨。標榜可笑。然其中亦有不滿其兄之意。京攸本互相傾。絛蓋黨父而畔兄者也。一門水火。可笑。又孰甚焉。凡徽宗邪侈亡國之事。彼津津稱爲盛德。惟憾其伸道紲佛獲報。而昧其亡國之本。在不知爲君崇邪醜正。自底滅亡。小人之闇於是非。有錮之者耶。然其中所稱司馬公、東坡公、則又若等所目爲姦黨而立碑申禁以紲之者。茲之稱何爲者耶。毋亦其良心未能盡死而然與。而要亦其流竄之後。述數公以誑後世。若自附於正人者。若前之陷害己不與焉者。其亦何益之有哉。然觀其載司馬倅太原誤築堡一事。而伸父書法於蘇之上。仍未嘗不含蜂蠆之毒於蟻慕之中。小人終爲小人而已矣。於其書反而觀之。以得姦究之情。卽謂之供狀也可。所載佚事。未必盡確。然恢詭亦頗悅目。又未嘗不惜小人之有才。而誤用以至斯極也。

叢談一府尹曰。夜來不能寐。偶讀孟子一卷。好甜。張臺卿曰。必非孟子。此定唐書一座爲哄。

湛淵靜語二卷。元白珽廷玉撰。頗有考據。摘錄於後。

文之繁簡。係乎人代。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羊傳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七字。義猶未盡。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衍爲十六字。孟子又多二也字。至劉向載泄冶子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衍爲三十一字。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衍

爲二十五字。古者及漢人用字。毛詩序刺不壹也。經文其儀一兮。孟子市價不貳。趙注、無貳價也。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周禮注編縣之四八曰肆。六六亡奇。馬援傳今作陸陸。可見皆通用也。

眉州蘇先生杲明允之祖。好施破產。飢寒以終。後三蘇以文章名世。思陵翰墨志云。衞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筆陣圖云。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衞。自稱李衞。充必矩之子。又絳州帖云。李氏衞和南。蓋冠夫姓於上也。魏書許氾曰。陳元龍豪氣不除。昔嘗見之。無主客意。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劉元德曰。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如此。當云元德百尺樓。今用作元龍誤。

責備餘談二卷。明方鵬矯亭撰。其書責人無已。痛斥蘇文忠。尤爲妄誕。今摘其平允者。以備參考。叔孫昭子當徧告與國諸盟。三家共扶公室。求君反國。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正命也。祈死而死。非正命也。蓋踵范文子之故智而誤者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亡國之虜。蔡氏釋書。遂取其說。不亦誤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李牧誤執之。被殺。後人以此責岳武穆。不知岳果執此。賊檜益得以藉口而族之矣。王生令張釋之結襪。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釋之跪而結之。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謝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耶。

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神宗感韓琦之疏。面諭執政。立罷新法。安石遂稱疾不出。陳升之等卽欲奉詔。趙抃

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罷之及安石再起持之益堅而宋社墟矣　士昭明不肯鍛鍊歐陽修之獄黃經臣不誣陳了翁之詞邵成章能死陷洪州之難宦官有此三人當時縉紳猶多愧之　陳無己卻衣凍死苦節不可貞者也　錢思公上廁手不釋卷宋祁公走廁必挾書以往可謂勤矣然汚書實甚嘗見緇黃者流崇奉其書函之甚謹衛之甚嚴何吾儒之弗逮也　張浚劾罷李綱浚闇於知人短於制敵輕師失律嫉賢惡能多可訾議或謂其類孔明不亦謬乎

方嬌亭謂皋陶爲士師不知皋陶爲士乃刑官之長卽周大司徒士師乃屬官也豈非沿時文之訛不知考與

漢書張安世傳郎有醉小便殿上按小便二字使出後人手俗惡矣

漢書東方朔傳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爲周太師按論語邢疏同

楊用脩曰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或言卽刻注也

又曰呂溫地理圖志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

又曰隋潘徽撰萬字文

又曰爾雅疏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言也但近正猶未得其正矣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猶言麗也爾雅猶麗則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爾雅與深厚爲對豈近正之說乎

薛敬軒讀書錄。謂無極非虛。卽是天載之無聲無臭。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於太極上見。蓋太極生兩儀。天載特兩儀之一。若無極則在太極前。何得以天載當之。總之無極之懸空索渺。本支離之論。腐儒之推衍無極者。又支離之支離也。瑄又謂本誠敬無欺之心。至上下交孚而後能格心定國。瑄坐視于忠肅之奇冤而不救。格心定國何在。理學家祇是說得好聽。眞靜言庸違者也。

嚴羽滄浪詩話。太白天才豪放。語多卒然而成者。謂之開門見山。按今人論文語本此。

庾信哀江南賦。狐假虎威。實用楚國策。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以爲畏狐事。

沈歸愚幻雲閣記。天下自有不幻者。富貴幻矣。能利濟民物則不幻。文亂幻矣。能脩明道德則不幻。此身幻矣。能實踐倫物則不幻。且卽以雲言。盈寸而合。雨澤天下。瘁者起。槁者潤。不有其功。而功必歸之。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雲非幻者也。眞實語。未經人道。歸愚又曰。昔賢謂天與之貧。父母與之閒。家與之溫飽。身與之無疾病。而後可以專力讀書。

譚友夏太公墓銘。不求於人而自銘焉。明乎其有子也。不求乎備而務實焉。明乎其有恥也。嗚呼。此先君之指也。最質實有味。

池北偶談。康熙二十三年。以周公裔孫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世襲五經博士。沛然自云。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爲氏。其說本之東野志世表。然所載世系名目。恐亦未免附會。

顧庶其萬祺三餘贅筆。三叔、周之畔臣。實殷之忠臣也。

學齋佔畢。史經祖杜牧之阿房宮賦。未雩何龍。雩當作雲。按前人有議龍字謬者。觀此不禁洒然。原非用左傳龍見而雩也。

予嘗有詩云。王莽爲賊臣。朱溫爲正統。不知朱紫陽。如何分輕重。閱宋既庭顥作勉梁紀年圖論。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全忠豈得爲梁乎。其時移檄與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當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詳載池北偶談。

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不得取前代名品。王漁洋曰。此病在唐人已有之。近日錢牧齋、艾千子、訾餐滄溟、僉州本此。

漁洋曰。柳開論文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然開河東集。但覺苦澀何耶。

倪闇公燦文選疏解序云。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蛩爲蟨蠓。高誘以乾鵲爲蟋蟀。文人謬誤。自古已然。是故無恙蟲也。孟浪草也。三戶亡秦。三戶、城也。千里蓴羹。千里、湖也。破鏡飛上天。破鏡、獸也。寒砧木葉。亦城也。徐夫人男子也。許負老嫗也。八日青精。制火于食也。五日競渡。制火于水也。介子推、屈原之說無稽也。按三戶有三說。有指城者。不在楚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謂楚雖三家之少。必亡秦。趙雲崧陔餘叢攷曾辨之。

呂覽、文王嗜昌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書。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

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齕之訛歇。合諸書而如一。今使必書齕。人轉不識而嗤之矣。

後漢書。馮異進光武麥飯菟肩。

養和、即靠背也。陸放翁詩。天矯竹如意。鱗皴松養和。

虞世南稱李守素爲倉曹人物志。是倉曹指李官名。拾遺記曹曾積石爲倉。藏書號書倉。是曹倉指曹書倉也。二字顛倒用。皆有典。而未可混。

國語。蒙穀獻雞次之典。雞次、山名。在德安。

說文。依山前爲牛馬欄曰阹。揚雄長楊賦序。以網爲周阹。

國語。一純二精。宋史樂志郊祀樂章。帝饗於郊。一精二純。本國語而變其文。

陝人以茜染數珠。謂之茜珠。歷久不變。

西京雜記。斬蛇劍。開囊拔鞘。風氣射人。

錦繖夫人。隋書譙國夫人傳。高涼洗氏女。高涼大夫馮寶妻。楊升菴曰。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終。智勇福三者俱全。古今女將第一人也。

史注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按詩云。何福不除。恐卽借除爲授之意。又唐宋以某官知某州某縣事。是另有一官。兼知此官事也。若今之知府、知州、知縣。則專爲一官。而書銜者每亦云知某府事。某州事。某縣事。亦誤書除字之類也。

朱子曰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僕射之名蓋起于此楊用脩曰射當音赦不當音夜實錄猶行述行狀之名不必定屬之朝廷也李翺嘗自爲其皇祖考州司法參軍楚金實錄求韓文公銘其墓則實錄上下可通用矣然近日既屬朝廷所用則宜謹避只從行述行狀爲安如朕字三代以前通用秦以後則不可矣

臧爲奴獲爲婢

蘇明允號老泉之訛以王伯厚之博洽猶誤稱之茶餘客話東坡得鐘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明允號老泉東坡敢作爾語乎惜不令焦文端見之也然此公知明允之不號老泉不知老泉實東坡號也余家藏東坡書歸去來辭墨蹟眞本印文爲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其確據也艮齋雜說亦云東坡家有老泉故號老泉山人見之印章今以稱明允誤茶餘客話實緝之閻百詩潛邱劄記劄記亦載印章之說

或謂考亭非朱子所居然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又李梅亭代上楊提刑書十年身事於考亭未聞大道則以考亭稱朱子當時已然矣

楊升菴曰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甘茂號楈里子又范蠡稱鴟夷子此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又曰宋人多云周有八士姓名叶四韻隨音馱騙音窩

廬山石鏡晨光初曜則延曜入室毫細必察出太平寰宇記延曜二字近人引用本此

劉臻熟讀漢書。人稱漢聖。

凡引古有二例。有必注出處者。有不必注出處者。必注出處。如古人引詩云書云之類是也。不必注出處。如夫子言射不主皮。言爲山九仞。言草上之風之類是也。本此例而通之。大抵涉于考據者。必注出處。專言義理者。詳敍書名。雜于運用成言之內。便于文體有礙。此必待他人注者也。凡古文皆然。余之爲警書也。有人疑未盡注出處也。書此答之。

升菴外集。宋時僧徒陋劣。作語錄。宋儒亦用之。

李穆堂曰。語錄本出佛家。後道學家無知之門人記其師語。亦曰語錄。不知其拔儒而入釋也。兩槪字。亦係釋氏俚語。儒者襲用可笑。按予所刊經學質疑錄。亦屢用兩槪字。因李說追改。猶未盡也。

陸深燕閒錄。民間用宋金元錢。謂之好錢。好錢不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俗語倒好本此。

予嘗用世紛二字。人以爲杜撰。予一時難指其出典。閱洪邁御書閣記略。于世紛萬殊。泊無一嗜。是宋人已用之矣。

多填經語。是抄書。非文也。然經語又不可少。祇在典要上引證一兩句。如地之有山焉。漫衍俚語。是語錄。非文也。然俚語又不可少。祇在筋脈上透露一兩句。如肉之有骨焉。

以人情詁經。而經愈顯矣。以比喻說理。而理彌鮮矣。故曰、朽腐化於神奇。

吳可曰。新燒炕火。謂之熅火。見蘇武傳。燒湯謂之燖湯。見內則。竈中燒火。謂之煬竈。見戰國策。曉天赤如

霞者謂之陰淪見爾雅紀曉嵐曰爾雅無此文王逸楚辭注引陵陽子明經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又廣雅引之作渝陰吳蓋誤廣雅爲爾雅又舛亂其文耳

後漢書中山王焉傳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註稱娖守捉也軍校名袁子才詩集屢用稱娖作行路狀似與本義迥別

魏志管輅傳到鼓一中註中半也

丁鴻漢人白虎觀與諸儒集論

宋史篾叟、醬翁皆蜀隱君子

漢書藝文志太史以六體試學童注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繆篆謂其屈曲繚繞所以摹印章也

七脩類藁圖書古皆銅鑄王冕以花乳石易之

後漢書宦者蔡倫字敬仲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故稱蔡侯紙

癸辛雜志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凡治財賦者目爲聚斂開闢打邊者目爲麤才論書作文者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治者目爲俗吏其所讀者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

詩疏自二十至二十九皆爲盛年

董賢傳杜檻衣綈錦

說文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吳才老韻譜。辰巳之巳。如已矣之已。顧亭林曰。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已。亦此意。仇滄注曰。據此則辰巳之巳。不當音士。當音以。

前漢陸賈傳。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註。屈彊、不柔服也。宋史秦檜、謂趙鼎此老崛彊猶昔。實本于此。蓋屈崛通用也。又前漢書周昌傳贊。周昌木彊人也。彊字書皆音彊。去聲。韻書載二十四養作上聲。無作平聲用者。

平書卷八

文藝篇下

文以法備氣至爲主。氣至而法不備。客氣也。法備而氣不至。死法也。

昌黎謂醞也而後肆焉。文之道盡之矣。理醞而筆肆。理者、文之主也。無主則亂。氣者、文之輔也。無輔則顛。意者、文之帥也。無帥則潰。辭者、文之卒也。無卒則衰。格者、文之陣也。無陣則困。筆者、文之兵也。無兵則鈍。法者、文之律也。無律則敗。度者、文之禮也。無禮則凶。機者、文之變化也。無變化則窮。趣者、文之鼓吹也。無鼓吹則悶。書者、文之蓄積也。無蓄積則亡。

文章妙處。全在以無厚入有閒。

文有二妙。曰奇、曰拘。拘而諧。拘之善者也。奇而穩。奇之眞者也。不諧不穩。不值一哂。

于平取奇。于常取拘。

文章須于平實之中。寓奧峭之致。平實者、理也。奧峭者、筆也。不平不實。理不足。不奧不峭。筆不足。

十三經之文。平實奧峭兼者也。自莊列諸子。至北宋大家。奧峭有餘。平實不足。南宋以降。平實有餘。奧峭不足。此古今一大關限。

十三經語盡神奇。惟論語于極平淡中。透出神奇。故能籠罩一切。莊子謂萬物一也。臭腐化爲神奇。神奇

復化爲臭腐。惟文亦然。讀古人書。臭腐也。成本家文。神奇也。食古不化。終于臭腐。雖多奚爲。

文章理法易。才情難。運才情于理法尤難。理法可以人爲。才情必由天賦。肆才情而兼理法。則天人兩優。而文事乃造其極。古今數人而已。一人數篇而已。

古今有三語。至人至語。快人快語。妙人妙語。諸經多至語。諸史多快語。諸子集多妙語。

古人爲文。有特造之句。有因習之句。二者未可偏廢。特造中須有因習。根柢係焉。孔子所謂述而不作也。因習中須有特造。穎悟存焉。孔子所謂溫故知新也。

文有二妙。一曰披郤導窾。尋虛逐微。一曰指事類情。堅光切響。

詩文必有一段精氣盤結。不可磨滅之處。方能成家垂久。

文貴周密。在理不在辭。前人之文。妙在不周密。而周密反餘于意言之外。後人之文。患在太周密。而周密反歉于意言之中。史記漢書。優劣已然。後世史書。愈趨愈下。職此故耳。

人有中行、狂狷、鄉原、鄙夫、數等。文亦如之。

經、史、子、集。譬之穀也。講學考據諸書。譬之舂穀爲米也。古今詩文。譬之烝米作飯也。詩文之聲音采色。譬之酒醴肴饌也。

夏雲所以多奇峯者。乘陽氣盛也。氣盛則變化嵯峨。千彙萬狀。隨勢湧出。而不可方物。惟文亦然。

初學爲文。有二要。曰法、曰筆。法、猶陣也。必以練而熟。筆、猶兵也。必以鍊而精。迨乎既熟且精。兵可忘陣。陣

可忘兵。左旋右抽。無不中的。故曰文成法立。意到筆隨。

意到筆隨。意盡而止。文成法立。法與俱融。

過求簡捷。則說未備而理不員。廣事徵尋。則語多歧而義反晦。

亂頭粗服之中。自覺風光細膩。亦祇山林佳趣。天册寶典。何嘗不惻惻動人。若脩飾而無骨。兒女子態耳。

有所應有。無所應無者。上也。補其所無。盡其所有者。次也。有其所無。無其所有者。下而已矣。貌離而神卽者。上也。貌卽而神卽者。次也。貌卽而神離者。下而已矣。

文章須有介氣。不可有驕氣。須有和氣。不可有丐氣。吾所見介。非介也。驕焉而已矣。吾所見和。非和也。丐焉而已矣。

起如天外。轉如山外。收如弦外。情在性中。趣在理中。味在書中。

用經避腐。用史避蠹。用子避蒙。用集避野。

理以無枝葉爲上。文以有波瀾爲上。枝葉、非波瀾也。理外之危言耳。波瀾、非枝葉也。文中之興會耳。或欲斬除枝葉。並波瀾而埽之。是自困于潢池。語人曰。此江海之觀也。誰其信之。試取六經讀之。波瀾何似。無枝葉又何似。

晉以前。雖有九流。文家約四而已。曰古文、曰詩賦、曰注疏、曰說部。晉以後至今。則有若四書文。有若律詩律賦。有若四六。有若塡詞。有若語錄。有若外卷。有若佛經道藏。學日雜而文日卑。豈一端之故哉。

楊用脩曰。唐明皇詔謂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佔誦爲功。罕窮旨趣。道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于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爲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爲兩人者。按此則廢學之過。不得獨歸咎于四書文矣。夫以詩賦策論既如彼。四書文復如此。何也。皆功利之心害之也。一屬科舉。則惟利是趨。不能究心于學。而鹵莽滅裂之害無窮。又天之生才。豪傑少而凡民多。所以固陋之習。輾轉相仍也。

楊用脩曰。漢書律曆志引書曰。先其秭命。師古曰。逸書也。秭、古算字。俗士改作先算其命。可笑甚矣。古字不可輕改。他如斠若畫一。通鑑改作較。不知斠、勘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

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戰國策敍荆軻刺秦王。左右曰。王負劍。及史記項王願與王挑戰。語同一機杼。順樂三。逆樂三。負彊壯軀幹天下事。遇知心人。談愜意語。讀古今籍。獲快暢文。此之謂順。常小疾病。生譁愼念。逢不曉事。動自反情。看翻板書。悟訛別字。此之謂逆。吾于順之樂得一。作文頗快耳。于逆之樂。蓋得三焉。

予視楊用脩、顧亭林、閻百詩、毛西河、朱竹垞、五先生之淵博。望洋而歎。然以言乎學有心得。眞知是非。而以至平至允出之。則未遑多讓。

天下無無用之物。天下無無用之書。

李太白謂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入胸懷開。可以喻文心之奇。杜子美謂將軍下筆開生面。一洗萬古凡馬空。可以喻文品之眞。蘇子瞻謂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可以喻文氣之雄。

讀書與作文。須用破用逆。坼得開。方合得攏。所謂于破獲全。翻得透。方發得清。所謂以逆取順。

絜淨精微。乃文中至高之境。然實不可孤據。屬辭比事。疏通知遠。廣博易良。溫柔敦厚之體全而文始備。孤削已甚者。必不與福爲鄰。刻劃太過者。每至與德相戾。

天倫之順。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膳之宜。玩好之雅。加以讀書之樂。行文之快。必立心行善。方堪消此清福。

曹子桓言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誠格論也。

金劉氏祁歸潛志。文章各有體。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彊。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蹈求異。

或曰、何以四六文不如散體。曰、天工人巧之別也。試觀雲霞變態。山川之詭勢。樹木之瓌形。無一齊者。而歸于不可方物。此散體之模範也。天工也。若四六之體。非所擬矣。人巧焉得而比之。然有雲構之自然。不可無棟宇之庇蔭。四六應世之文。何可廢乎。

楊用脩曰、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表辭偶麗。當時天書。尙可人爲。況外夷之表乎。按此知凡外國文

字多屬中國假託被用脩慧眼勘破
曲洧舊聞爲帥守踵父祖嘗所居衣冠以爲榮事歐陽棐叔弼知蔡州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尙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翟公巽守會稽父思之舊治也謝表曰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皆謂是也
元豐閒四明唱和詩序慚非白雪之詞輒效青脣之唱趙元考謂青脣指婦人也見小說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曾布子宣草麻有赤烏几几對南山巖巖士夫戲語云今則几几巖巖昔何硜硜鞅鞅錢貶知池州東坡有云橫賚之財猶可以力補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眞保國者藥石之論也孔平仲爲陝西提刑謝表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晁無咎稱爲光前絕後韓師樸內徙謝表云轉徙風波獨在于近地歸還里閈最早于他人上讀此曰我固憐忠彥忠彥亦自知我也無盡居士召還謝表云三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當時傳誦亦不免爲有識所窺也
宋賢事彙孫宣公奭致仕語客有曰樂以忘憂自得古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始終全德近世少比又詔起范宣忠公鎭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
池北偶談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此鄭準復姓表也見釣磯立談范文正全襲其語又蜀檮杌范禹偁冒姓張復姓啓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在文

正之前引用尤切。

耆舊續聞。曾元豐代時相撰秋宴樂語頌聖德一聯云。惟天爲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尚已。坐客皆擊賞。又云。東坡十歲時。擬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有曰。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笑曰。此子他日當自用。後召入院謝表。各益以枯羸之質。欽退之心二句。又曰、洪容齋草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戰。又檄書云。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綯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漢家之戹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楊升菴曰。宋人書啓自敍云。性本粗疎。質惟木訥。范蔚宗香序粗膏唇蒙語本此。又曰。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云云。今猶沿稱武穆。蓋前謚也。宜以忠武爲正。

近日學者。于董江都王文中之書。未嘗開卷。卽韓昌黎之文。亦如隔膜。惟勦襲宋儒刻覈之論。隨聲詆斥。至于陸文安之學。亦未夢見。或謂其遺問學。則曰、遺問學也。或謂其宗頓悟。則曰、宗頓悟也。其實陸子之書具在。何嘗有此二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此種策略。只好當囈語聽耳。乙未六月十三日。爲兒輩點定李禮理學策書此。

徐文長渭爲胡宗憲上嚴嵩啓有云。知我比于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思以報恩。其柰昊天之罔極。人品掃地矣。

明流賊檄文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三岡志略載爲周鍾降賊筆。沈確士曾辨之。或傳黎志陞筆。爲賊草檄。罪無可逭。然其言未嘗非當日切弊也。吁、亦可慨矣。

成周盛時。卿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乃獻賢能之書于王。後世鄉舉之名。蓋出于此。然所謂攷。乃就平日言之。豈就一日之長短。任一夫之去取也哉。又況取者不必長。而去者不必短也。

王制。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今之貢生似之。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今之舉人似之。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今仍其名。然名同而實則否矣。

唐楊綰疏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仁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按後世科舉之法。已不可盡廢。鄉舉里選。已不可專行。如綰之議。令州縣兼舉行實。仍嚴濫舉之罰。厚得舉之賞。或亦得人之一法也。

曲洧舊聞。朱弁少章科舉自罷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于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有舉人程文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與定陵時省試舉子于簾前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同可笑也。按宋時已如此。自明以四書文取士。不通今古者。更如恆河沙矣。

莊子謂自大視細者不明。自細視大者不盡。此古今文古律詩。所以難兼美也。

事兼束縛與馳驟。依樣葫蘆豈薄技。譬如拈題作時文。一縷脈縈微妙旨。多少詩古文辭家。掉頭弗屑挂牙齒。一朝執筆就繩墨。要儷跐弛不成理。乃知傳神阿堵中。慘澹匠心幾生死。趙雲崧贈寫照沈錦詩。云爾古今文界畫。譬諸雜畫與寫眞。最確。

古文之道博。而其弊也雜。四書文之道精。而其弊也空。救空惟字字尋來歷。則必周覽羣書。語語求包羅。則必窮究事變。而以精運博。亦古文之支流也。有明諸大家。及本朝熊、劉、李、方之徒。庶幾焉。亦無憾于爲四書文矣。至昧者爲之。既不能精。而適得乎空。或曰。彼滿紙經語。何空也。嗚呼。此其所以不精而空也。蓋于本文之語脈神理。如墜雲霧。而所填之經。又從稗販而來。雜湊臃腫。正如病傷寒人。陽明滿腔燥糞。非大攻大下。其疾不瘳。攻下之後。祇一尫羸皮殼。謂非空極也哉。又三代以後。事蹟既以口氣限之。適便庸鄙。束書不觀。即觀之而心源否塞。初不知聖經語言。包羅萬古。皆有此等事實在內。持之無故。言之無物。更空疏之尤者也。時文令人廢學。豈苛論哉。然謂學四書文。必無扶危定變之才。則不可。明朝于忠肅王

文成、張文忠、非皆學四書文者耶。使竟其用。何讓古人。大抵以言取人。實無良法。舒元輿、論貢生書。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坼經語。侮聖人之徒也。蘇子瞻之議學校貢舉劄子。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乃知非

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舒赫德所奏是也。夫時藝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久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亦未嘗不適于實用。而未可槩訾也。夫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眞傳。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鈔襲。以爲無用。不知諸大家皆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于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其中。至于姦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鈔襲腐爛。乃事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必變今之治。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毋乃徒爲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與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與廉則必有惡衣菲食。敝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近日所舉孝廉方正。曾庸人之不若。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詩賦亦未嘗廢。至于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謂帖括者。又僅可資記誦。而于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學、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放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眞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爲得也。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于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

沈碻士曰。八股興而古學廢。有問以經史而瞠目不識何語者。然其人往往取科第去。而枕經葄史之人。湮鬱以終。雖然。一躭浮華。一探闈奧。古人有云。各從所好。士之輕一時志千古者。尙堅其志哉。或譏時文家拘守宋儒者。如入桃花源。不復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謂雅謔。

天下之物。至俗者莫如錢。而至利莫如錢。古今之文。至俗者莫如時文。而至利者莫如時文。此爲乾坤二圈昏濁者溺入錢圈。卽淸明者亦難出時文圈也。其實二圈實一圈。殆如太極生兩儀乎。

言之可共守而樂傳者。必其簡易者也。如科舉所行之易、朱子本義、書蔡沈集傳、詩朱集傳、禮陳澔集說。其倍謬可笑者甚多。然衆守之而不廢者。爲其簡也。漢注唐疏。精詳不啻十倍。而人不觀。爲其煩也。卽四書朱注之盛行。亦簡之故也。簡有得有失。

本朝御纂各經。詳明完美。而不責人以必從。所以寬待中材也。有志之士。本注疏之精詳者。發爲文章。雋者不勝枚舉。何嘗以異于朱注而遭屛哉。

方望溪以明人多死節者。歸于讀朱子集註之功。當日有菜傭湯之瓊及乞丐死節者。豈讀集註者耶。李巖、牛金星以舉人從賊。生員之開城迎降者。比比而有。非讀集註者耶。偏袒者議論之。愚而可笑。甚矣哉。

池北偶談。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汪云、此坐未嘗解爲時文耳。故理路終不分明。王惲玉堂嘉話。鹿菴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按袁簡齋說亦如此。高明者不可不知。

歐陽公與樂秀才書。時文雖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觀此。無怪今之專讀考墨卷者矣。

古文之氣。宜麤而剛。時文則當排麤入細。鍊剛爲柔。故時文興而古文廢。

薄經學者妄尊時文者愚。

經學可以該科舉。科舉必不可以盡經學。

經史子集猶五穀。時文猶米澱也。日從事于時文而忘經史子集者。猶以澱易穀也。

讀書原爲明義理。化氣質。達時務而設。詩文其末耳。然就文藝正可爲讀書之法。如學古文。則就古文以貫羣書。學詩賦。卽就詩賦以貫羣書。卽四書文亦無不可貫也。然必以明義理化氣質達時務爲主。文藝特其所假之途徑耳。此爲本末一貫之學。專爲學時文應舉讀書。此猶飯從脊梁上過。

四書文體。高明者多攻之。如閻百詩、毛西河、朱竹垞、其最著也。然細思之。且夫、嘗思、古文亦不爲禁。若曰本之尙書。以句法論。整句、仍四六之體。散句、仍古文之體。總之。論學與不學。讀書與不讀書。有心得與無心得。體非其疵也。

譏文家者曰獺祭、曰掊扯、曰偸拆經語。曰集中作賊。曰緝綴小文。曰稗販得來。然皆不可少也。特必有本以貫之耳。其本亦曰明理而已矣。理明則辭達。而意以主之。筆以運之。機以宣之。調以諧之。則所謂獺祭、掊扯、偸拆、稗販之類。皆如金銀銅鐵融于洪鑪。鑄鼎象物而出之。不見其爲金銀銅鐵。只見其爲完渾精

瑩之一鼎然則理也者文之鼎也由偷拆經語而精之即昌黎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也由集中作賊而精之即昌黎纂言必提其要紀事必鉤其元也願世之爲文者毋爲古人大言所欺而不得其方也若夫專以獺祭爲事而不求明理則終于餖飣之俗學而已矣雖多奚以爲讀書作文以領悟爲上無所領悟雖十年八年歸于無益有所領悟雖一刻兩刻可以有功

閻百詩謂從古文章之體無代他人語言者始于元之套曲四書文體似之袁子才亦謂時文如優伶扮戲讒如伯寮惡如陽虎亦將代其語言以予論之尚書王若曰即代人言語也毛詩我以爲君我以爲兄之類亦代人之言語也由此推之歷代之制誥及史官紀錄皆代人言體古詩如焦仲卿一篇代爲詩人言語何謂始于套曲至代伯寮之類左史記小人之言備極纖悉亦鑄鼎象姦之意時文之可議在空疏與庸濫不在代言也

時文之益有十藉此通四書以明義理一也讀經以求根柢二也讀史以悉情變三也讀諸子以長筆力四也學古文以立間架五也考諸儒論說之得失六也可以熟天理人情七也可以反已自脩八也爲時所用先資拜獻致君澤民九也光祖宗蔭子孫十也時文之害亦有十腹無書卷游談無根不知古今空疏蒙昧一也讀書不暇詳考源委信手填寫文義不通二也漸染庸腔俗調闌入詩古文面目皆庸如油入麪不可祓濯三也拘于宋儒一偏之說使聖賢精義埋沒沈淵四也明知宋儒之弊誘于利祿彊爲偏袒尤壞心術五也經書本賴七十二子而成墮宋儒惡習極口詆斥諸賢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莫此爲

甚六也自明至今數百年陳言勦襲架屋疊牀已成敗腐七也專作語言文字看待忘卻身心爲何物靜言庸違莫此爲甚八也一入高頭講章腐爛考墨窠臼不知人情世務爲何竟成廢物九也以仁義道德之說爲徇私利己之謀僥倖得仕誤盡蒼生十也

壬辰孟冬望迄仲冬朔冒冷排纂成此與所箸經學質疑錄讀易類紀及警書相爲表裏未必非學術之權衡也重甫跋

予遊四方此册不離左右稱心者輒書之甲午自吳淪齋學使幕中歸里重編一過博洽不及前人雜考諸編平允敢自信焉或曰子之理解多得于朱文公文學多得于韓蘇諸公皆不諱其短何也曰此其所以爲平也詩不云乎園有樹檀其下維蘀記不云乎好而知其惡檃栝又識

先父著述三十二種。皆生平精力所聚。其尤注意者。則在易象通義、質疑錄、讀書比事、警書、讀史賸言、文鈔、詩鈔、詩話、詩家隅見、楚詩心賞集。至平書八卷。亦朝夕不離左右者。嘗以論事平允自信。非尤注意者乎。道光己酉。洪水爲災。亙古未有。居室漂蕩幾盡。書籍竭力救出。不知幾費經營。易象通義及詩文鈔等書。予館各處。常攜手邊。平書及詩話等編。存二弟本徵處。咸豐甲寅。粵匪肆虐。楚省蔓延幾遍。窮鄉僻壤。無處不擾。二弟僑居坰家。地近阜市。財富之區。賊匪聚集尤衆。肆擾殆無虛日。烽火頻警。避賊時。攜書藏趙家場之趙氏祖祠。事平後。二弟往取。則有趙永吉訓蒙祠中。他書失者尙少。平書則前四卷僅存。後四卷烏有矣。託趙代覓。值其酣醉後。大相齟齬。後託友人代覓。音信杳然。乙卯春。賊復擾楚。奔走不遑。無暇及書。已丙辰歲。予館李采珊學博書齋。知平書殘缺。如骨鯁在喉。非不託人代求。卒不可得。中秋後。與三弟本支。挾平書前册奔往趙祠。擬託人窮覓。廣懸招帖。許其厚謝。以冀必得。然事已三年。得不得未可知也。及到趙祠。則永吉仍館其中。一見如故。禮貌之隆。情意之洽。與前之醉時。先後判若兩人。及談至平書。則已代爲覓得矣。予喜出意表。不啻天外得來。璧返趙廷。珠還合浦。豈有加諸。以己酉奇水所漂沒。不知幾千萬倍于此者。以數年粵匪所焚燬。不知幾億萬倍于此者。以茲殘帙。歷劫無恙。且以失去三年。復還原主。古云典守者子孫。呵護者鬼神。謂非鬼神呵護。吾不信矣。職司典守者。其可稍懈乎。前四卷。予三伏時課徒之暇。揮汗疾書。不論字之工拙。業已鈔成副本。茲擬將下四卷鈔全。適有大梁之遊。飢驅奔走。不能自如。爰囑二弟三弟各鈔一卷。從子業乾。詩學頗有可觀。深服平書議論之允。因倩其代鈔一卷。以期

速竣。合成全帙。與原本分置二處。以待將來校讎。雖不知此願得償與否。聊存兩帙。或不至均失。記此。更俾子孫知所保守云。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八月二十五日。本祖謹識于李氏書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半書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秦簃輝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嘉齡）